

A.托爾斯泰著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林 陵 訳



021427



Первый”)、『苦難的歷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都不僅用自己寫作的日期，而且也用自己全部問題總體，自己的精神，自己主角的性格證明了它們對我們時代的從屬。

我再說一遍，托爾斯泰——乃是一個在較高程度上有機的藝術家。但是怎樣來瞭解這一有機的路綫呢？

謎界首先自然要在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才華性質中去找。它的基礎——就是健康，對生活的忠實，它主要的嗜好——是浮彫性。他善於懷着驚人的靈敏性和感受性去捕捉和表現情感的最細微的呼吸和最深刻的意義。他善於把描寫的變成幾乎是在感覺上可觸知的。性格——變成綽綽分明的，栩栩欲生的。不可捉摸的——變成見得到的。這一描寫上的照像術的力量和柔韌性你有時不僅可以在濃密的『李平』(Ремон)的畫中，而且也可以在托爾斯泰的敘事和描寫『不可捉摸的』，瞭解和描寫情感和形勢的變換，襲來的情緒的『浪潮』的本節中理會到。

具有着把讀者沉沒到最多樣的體驗和情狀中的藝術，托爾斯泰卻也從不過於耽擱在這些個別的體驗上。作為一個瞭解人的心理學家，托爾斯泰對『心理主義』像對其在人們的描寫中的方法一樣陌生。作為那充滿血的衝突的人類史上最戲劇性時代之一的同時代人，參加者和歷史編寫者，托爾斯泰對這歷史的絕望的悲劇感染是陌生的。他的才華『燃燒着』內心的健康，生活平衡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可以同他的不可戰勝的生活要爭吵的是他的真實的人類愛。他總是準備看見人們中間最優秀的東西（高爾基的特性）和生活中最好的一面。托爾斯泰無論畫部、抑悲劇的圖畫，在字裏行裏他總不自覺地把他的充滿對生活的信仰的權利灌到你們心中。托爾斯泰散文的詞義全是光明的，樂觀的，高爾基不『自稱托爾斯泰的才華爲『快樂的』』。

托爾斯泰的才華的這些性質也反映在他的哲學中，文學的意識中。特別是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它們的主題發展得迅速而輕快。托爾斯泰沒有任何使人心碎的氣氛或是『恐怖與塗炭』（像他的同代人安德烈亦夫(И. Андреев)所有的一樣)或是『絕望的詩歌』，這種絕望、符德森甘焦臭的苦味一塗，是灌注在蒲察(Бунин)的景色和主題中。比

◎ 李平——俄國大畫家。

爾斯泰有的是另一種：對玩笑，怪誕，對遊戲的嚮往。有時還產生了甚至是完全輕鬆的，在樣式上滑出了「大文學」的小東西。但是托爾斯泰的作家氣質在它的主要表現上是把我們領向整個俄羅斯文學發展的某些首要問題上的。

在今日俄羅斯文學發展上建立兩個時代活的承續性的托爾斯泰的文學發展，這是那一文學派別——其主角和舞路的精髓乃是人民的真理，——的凱旋，這是寫實主義的凱旋。

那麼是什麼東西確定托爾斯泰的寫實主義的性質呢？它的詩點在那裏呢？

作為象徵主義者，頹廢主義者，未來主義者的一個同時代人，托爾斯泰是以批判寫實主義者開始的。在他所畫的圖畫中，在描寫那一時期的短篇中有很多悲傷的，感傷的和甚至是從自然中取來的令人嫌惡的東西。但是也有另一種東西。這是社會危機和暴風雨的革命成熟的一個時代。這一感覺滲進了那一時期的文學並且附着了各色各樣的形式。

危機四藏的過渡時代也在托爾斯泰身上烙下了自己的印跡，它提示他很多那時「曾是空中樓閣」的題材、情況和主角性格。我們認得出他們。聽他們，這些開辟如泥或是迷失路途的，來到最終的絕境上的「多餘的人」（「跛老爺」（“Хромой барин”）——阿列克賽·彼得洛維奇·克拉斯諾波爾斯基（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Краснопольский）公府）。聽他們曾經以「高傲的流浪者」起家的人用赤貧了的地主，浮浪人，賭徒的面貌在托爾斯泰小說的書頁上出現。聽他們，這班「戴着夾鼻眼鏡的人」，百無一用的，悲哀的「可憐蟲」。聽他們——往下——這班「世界的翹望」的人，宇宙的公民，生活的賭徒，「黑色星期五」的人，在一切金錢關係上和所有的角落裏叫着世界的空洞的人。這——是那些年頭的全部「英雄」，這是那一時代的主題，這時代當時月那在似乎是可見的多血症和文化紀念碑的永恆性面前存在的脆弱和不平之感錯挾着靈魂。

可以不費力地確定托爾斯泰同題材，同那一時代的作家的歷史文學的接觸點。

但是托爾斯泰也有某一種東西，他使他遠離許多他的同時代人，它

使他遠離開頹廢主義和悲觀主義的「甜蜜的毒藥」而使他最近於高爾基。這個「某種東西」就是那——這背時代的一切腐朽呼吸和湧來的慘痛的感覺——受人民不死和他們真理的感覺培養的他的藝術素質的儲蓄。

（河列克賽·托爾斯泰有自己的一種「大眾性的才華」，一種活的權力，能夠「保持原來面貌地」把自己的創作力量用去暴露和主要是確定那一人民在過去或是現在用來生活的東西，——他們的理想，歷史，語言。瞧，這一有機地被吸收的大眾性，這一幸運的「大眾性的才華」乃是托爾斯泰藝術「素質」的健康的基礎。

在整個我們的十九世紀中，在批判寫實主義文學「內部」，我們也得到確認生活的音符，那一後面伴立着對生活的希望，對自己親愛人民的信仰的最終的「是」。這一俄羅斯寫實主義的源流，這一爲了生活的對生活的禮讚是從普希金（Пушкин）開始的，它在千百支溪流中時而透入戈果里（Гоголь）的作品中，時而透入杜格皇夫（Тургенев），列夫·托爾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和老丁，高爾基的生活愛中。但是僅在蘇維埃時代，這一確認生活的生曲才帶着這樣的無所不包的力度開始在我們的文學上贊響起來，這時，人民已經敲毀了他們史前的枷鎖，「好！」馬雅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提高嗓子說。

托爾斯泰的寫實主義，如果除去時間的一切層次，——乃是普希金傳統的寫實主義，（雖然在托爾斯泰的早期作品中還聽得到戈果里的怪誕和純戈果里的對自然的感覺）。

判斷，在托爾斯泰身上都可以聽見對俄羅斯民族性的信仰，對他們的精神威力的信仰，既然有信仰，那一定就有希望，對俄羅斯人的偉大希望。

甚至在人的沒落中，托爾斯泰也準備發見一粒星火，它，如果給它以空氣並且把它像蠟燭般直放起來，是一定會燃燒而從內部照亮人類的。

有一點很有趣，就是在托爾斯泰的早期作品中，正面的民族本原的具現者大多數乃是女人。有力的和妻一樣的，她們是那些「把鞦韆中的馬擋住而走進火燒的農舍」（聶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的人們中誰的人。托爾斯泰有升向普希金的詩的手本的婦女形象，它們裏面有一種「遠

吉揚寧」^②的，純潔的和智慧的東西。它們裏面有忍耐和那一愛人類的心——它什麼都能受得起，總是戰勝——的一切都能征服的力量。它們都是不同的，但是在自己的不同中却是光明的，熱人地可愛的。它們的真實——就在愛情中，在俄羅斯心的偉大中。誰不會用心表白，誰就很難受。

把批判同那對人的意味深長的興趣和同情聯在一起的寫實主義，受普希金的生活愛護的寫實主義，——這就是托爾斯泰創作的最初基礎，它在以後的革命年代幫助他有機地進入蘇維埃文學。

托爾斯泰作為一個十月革命年代的藝術家的演進本質在那裏呢？在它的在歷史方面的寫實主義的運動中。在托爾斯泰用歷史的內容，歷史的理解來填充他的美學，他的觀念世界和他的對於美和真實的想像中。托爾斯泰寫實主義的這一發展和改造完全是由托爾斯泰和人民同走，他敢於深入地接受大眾性新內容兩重決定的。蘇維埃時代大眾性裏新的東西就在於它滲透着歷史自覺性和由此而生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組織性的始源。全體人民都對工人階級，對它的先鋒隊——布爾雪維克黨「立正」。在這條路上發生了托爾斯泰對某幾個他創作的重要方面的藝術思考。

如果，比方，從前在描寫歷史生活中，托爾斯泰主題的發展是由家庭的，戀愛的，或者甚至是冒險的情節所決定，那麼在十月的年代，這樣的推剋劑却是歷史的性格，歷史的事件了。阿列克賽·托爾斯泰或為歷史浪漫主義者，——不僅在他作品的歷史構思的徵候上，而且也在他那顯明真實在它的歷史發展上的藝術方法的性質上。

這樣，「苦難的歷程」——這是描寫新的蘇維埃國家的產生和人民顛覆舊的沙皇官僚主義國家機器的史詩小說、紀事小說。這是描寫在人民心中誕生新的國家意識，新的國家紀律的小說，描寫同小布爾喬亞、無政府主義因素鬥爭，描寫人民如何的承認自己新的蘇維埃國家形式，在反對內戰戰場上的白衛隊和反對後方新國家建設的意工者、破壞者、分裂者的鬥爭中捍衛自己的蘇維埃祖國的小說。

彼得（在「彼得大帝」中）是作為一個在反對大貴族地方主義鬥爭^③「達吉揚寧」的（Татьянин）——與俄文化節的（於俄歷一月十二日）。

史維特洛夫

(Н. Светлов)

紀念一位偉大的作家

本年二月廿四日，莫斯科電報向全世界報告現代俄羅斯最大和最老的作家之一——阿列克賽·尼古拉維契·托爾斯泰(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的噩耗。

像「彼得大帝」(Петр I)及「苦難的歷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等那樣有力的巨構都出自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手筆。這些作品在蘇聯文學上將成爲這位作家底彌足珍貴的藝術遺產。

「彼得大帝」是一部偉大的歷史巨作，在它底背景上描繪出一位真正的愛國英雄，俄羅斯國家的手創者——沙皇兼勞動者的彼得大帝。這小說的第一卷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第二卷在一九三四年；第三卷是臨死前不久纔完成的。

在「苦難的歷程」三部曲(「姊妹」(Сестры)，「一九一八年」(Во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和「陰鬱之晨」(Хмурое утро))中描寫的是悲劇及個人悲劇之路程，俄羅斯某一部份的知識份子便是沿着這

0507

個路程達到認識非在革命之火中重生的自己的祖國的。

A. H. 托爾斯泰以一八八三年誕生在一個名門貴族之家。從十六歲開始文學的工作。一九〇七年第一冊詩集出版，三年後寫成了第一個中篇小說，這小說後來收入「老菩提樹下」(Под старыми липами)一書中，裏面描寫在衰亡中的貴族階級的生活。以後的小說「跛老爺」(Хромой барин)和「怪物」(Чудак)在題材方面是頗接近的。

一九一九年他前往法國，從那裏又赴柏林，到一九二三年為止的國外的飄泊生活會反映在「苦難的騷擾」三部曲中。

他住在列寧格勒時，寫了「伊比古斯」(Ибикус)，「床底下尋出的手稿」(Рукопись, найденная под кроватью)以及其他關於俄羅斯流浪者的小說。

他同時也開始寫作描寫蘇維埃現實生活的短篇小說「蔚藍的城市」(Голубые города)及「復蛇」(Гадюка)。

一九三七年，他的長篇小說「糧食」(Хлеб)問世，其中展露出革命民衆保衛察里村(現在史大林格勒)的英勇戰鬥的一幅鮮明圖畫，他描繪革命戰鬥的領導者列寧與史大林展現出如神的行徑。

在衛國戰爭時期中，出現在蘇聯報紙上的托爾斯泰與如火如荼的論文也引得全世界矚目。

一九四五年三月

席 林 斯 基

(Корнелий Зелинский)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

任何一種真正的藝術，也像生活本身一樣，同時是發見也是問題。俄羅斯生活的最有意義的時代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藝術表現。托爾斯泰的創作道路，像別人的一樣，反映了自己一期的尖銳的社會鬥爭。這一道路是複雜的，多變的。我們不預備在這篇文章裏給自己提出捨開全部這條創作道路，把它分為幾個時期和描寫其中每一個時期的任務。這也許是一個單行本的事情。我們替自己提出一個比較狹小的任務：確定或者就是接觸一下托爾斯泰創作的「核心」，他那些構成他的作家個性的主要特點。

托爾斯泰的作品對不同的讀者代的生動性和魅人性用什麼來解釋呢？他創作的主要觀念在那裏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可以這樣回答：生動性和持久性乃是每一種真實藝術的幸運特權，由內容完全人類性深度所解釋的特權。

托爾斯泰是一個真實的藝術家，照他的本性說來，他是那些被才華所徵集的人——他們祇要一睽生活的縫隙，生活的整個全景就會帶着所有的彩色展了開來——中間的一個。但是在這種一般形式上的回答還沒有提供可能去感覺托爾斯泰的藝術個性。何況表現生動性的不僅是他的作品，而且還有他的才華，這才華發現了從描寫革命前俄羅斯「特性」轉到俄羅斯歷史的英雄時期和從這些時期轉到對蘇維埃時代的人與事的描寫中的驚人魅性。

托爾斯泰才華的這一特性——統括生活現象的廣度——在較高階級上應當是那些要求，是俄羅斯生活在最近半世紀，在空荷社會進展、陸急革命摧毀整個俄羅斯生活習慣的時代向我們的文學提出的要求。這裏最決定性的界綫乃是在新的河床上使俄羅斯文學的一切發展轉向的一九一七年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在這一界綫上，像我們文學發展的承續性和有機性格的活化身一樣升起了高爾基（М. Горький）。他用自己的作品和藝術方法，像用一個紐帶一樣，聯起了我們文學的過去和未來。可以毋庸置疑，隨着社會主義以後的漸進運動，高爾基不僅在俄羅斯文學，而且在世界文學發展上的經驗與範例的原則上的，創始的意義是愈來愈廣而深地得到闡明了。

那迎接了十月的一代作家，已經具有着在革命前條件下形成的相當創作經驗和藝術方法，必然地，——各按各的，——詳細考慮了和決定了革命前被高爾基在文學中所考慮過和決定了的東西。

托爾斯泰——這是兩個時代的作家，在他個人的創作中完成了從批判的寫實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肯定的寫實主義的轉變。從那些在描寫伏爾加左岸的「怪人」，流浪人和苦悶姑娘中找到的，精研出的創作方法轉到蘇維埃現代——從內戰到衛國戰爭——的描寫在托爾斯泰那裏並沒有像別人那樣伴來了創作的危機，文體的「褪色」等等。不是存在着像「建築」和創作演進節制的各種形態嗎。通常，生活的變動是在作家對他過去的熱情否定中發生，會帶來他過去的惆悵與神傷的憤懣和火燭。那時在我們面前升起的就彷彿是「另一個人」了。文學史上充滿了這一類的例子。在作家那裏常常遇見對某一形式變化的確信或是已發見的方法的頑強忠心。在這一類屈性及不變性中常常生機着悲劇的源泉。最自然的發展——就是那種東西，其中新發見的確信找到了內心的支柱，那就是說當「未來」的胚胎在「過去」中成熟的時分。

蘇維埃年代的河列克婁。托爾斯泰和革命前時期的托爾斯泰並不是處在創作的衝突或是急烈的破裂中。他的意識上的和藝術上的發展在我們的時代中是深深地有機的。可以有全權說，蘇維埃時代豐富了並加深了托爾斯泰的才華。

不是偶然的，托爾斯泰的沒有意義的作品（「彼得大帝」〔Петр

中確定了新的進步國家形式的建設者，作爲一個鞏固的，前進的「地主和商人」的國家的創立者被提出的。

不消說，任何一種國家和自在的（照德國黑格爾的說法）國家起源的詩化對托爾斯泰是陌生的。但是作爲一個藝術家的托爾斯泰卻具有對福利國家建設——在那種場合下，當國家有進步的性質，服務民族的利益時——的詩的興趣。在完全的程度上說，這樣的國家過去是，現在也僅僅是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在俄羅斯的批判寫實主義的文學裏，有關國家的題材出現在把國家當作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的有組織力量而與之鬥爭的世界。但是同時却無論如何也不能在自在的無政府主義起源的詩化中讀出我們的俄羅斯文學。應該是相反。

十九世紀，批判寫實主義的世紀，把對沙皇主義和它國家的抗議與反對的精神注進藝術的文學。其間，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和哲學中，俄羅斯國家的觀念，在它歷史的發展上常常和人民中間愛國主義感覺的發軔混和起來。回憶一下普希金的「波爾達萊」（“Полтава”）或是倍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對彼得大帝和伊凡雷帝的估值已很足夠，以後再回憶一下赤爾地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格爾岑（Герцен），陀勃洛博夫（Добродубов）對這些題材的論文就夠了。

正是我們人民生活的更新和發展造成了藝術觀念和河列克賽·托爾斯泰在最近十五年中所創作的巨大雷轟——其爲「彼得大帝」和兩只桶寫伊凡雷帝的劇本——的主題基礎。對祖國的服務構成了像彼得一世和伊凡四世的性格那樣巨大的性格的詩的基礎。如果在浪漫主義者的作品裏，彼得一世和伊凡四世僅被看作那些由於自己熱情的非常性而在自己身上帶着自己悲劇的戲劇性格，那麼托爾斯泰就是把這些性格當作史詩的性格來加以顯明的。伊凡四世和彼得一世所進行的鬥爭的戲劇性是在歷史的矛盾和播散中產生的，在戰場上——是人們的靈魂，正是在人的意識上在河列克賽·托爾斯泰的巨匠文筆下展開了俄羅斯國家的天才。而這却與他所創造的彼得大帝和伊凡雷帝的性格以不能反擊的真實性。

這裏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托爾斯泰那裏，人民生活的另一面，人民對祖國的愛的另一表現——人民向自己的俄羅斯國家內部的痛苦着

的鬥爭，社會的，階級的鬥爭和一般地說來是歷史過程中的階級內容，有沒有得到足夠的表現呢？

如果戲劇小說「伊凡雷帝」也許沒有說出沙皇和人民的關係的某種理想化，那麼在「彼得」裏，投入我們眼簾的，我們就有俄羅斯在它歐化的路上自上組織的「運動」的藝術描寫的華麗規範和這一在總的歷史意義上是進步的行為的全解階級矛盾。

如果從前，愛的因素在托爾斯泰那裏還有溫柔的無胃不包的性格，那麼在他文學發展的第二個半期中，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就接受了有目的的理想的形式。俄羅斯民族性格肯定方面的具體者就不是和善的俄羅斯婦女，而是活動的歷史創造者，國家偉績的丈夫。而人道主義，對人類的愛已經在歷史必然性的新世界中展開，在這一新世界中的測量人是以他對偉大祖國的建設的參加為量度的了。

三部曲「苦難的歷程」和對它很為接近的長篇「糧食」（“Хлеб”）在它們出現的年代承續性上（它們寫了二十年）顯示出阿列克賽·托爾斯泰作為一個歷史作家的成長階段。而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像走向自己的高級藝術任務一樣走向對那些像列寧和史大林那樣的歷史英雄的描述那格事情則告訴我們：偉大的創造者的英雄，新歷史創造者的理想，今天在用人民生活的全部精神暗示着藝術了。

托爾斯泰以自己創作生活的榜樣幫助更深刻地瞭解蘇維埃人對祖國英勇歷史的始源的感受的過程。

在「彼得大帝」和「苦難的歷程」，這些成熟時期的史詩裏，懷着最大的浮彫性和完滿性刻印出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天才的主要特性和描寫力量。

但是阿列克賽·托爾斯泰作為一個作家的形像將是貧乏了的，如果不考慮全部他所創作的，內中包括政論的東西。

「有另一些內藏危險的時代，」倍林斯基說，「當感觸我們個人的氣質，感觸我們民族發展的有機意義的需要，在社會意識上帶着特別的力量出現的時候」。

蘇維埃政權在人民心中發現了前所未見的力量。史大林在總發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事業中，在同德國侵略者的裝甲徒衆的英勇鬥爭中把人民

帶到他們偉大的這樣的頂峯，以致從這些頂峯上已經亮到了「世界上的一切角落」（戈果申）。在我們的意識上更明晰地、更浮彫地發見了俄羅斯文化，我們歷史主要時期的正面內容。

史大林稱列寧主義為「俄羅斯文化的最高成就」，以此特別着重指出蘇維埃時代我們民族發展的有機性質。

我們文學最喜愛的題材之一總是對於我們自己，對於俄羅斯人民的掛慮。在這一憂慮的人民的『思慮』中顯出了我們文學對發育我們生活的泉源的異常憧憬——尤其是我們文學的大衆性。這一掛慮，它通過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我們的藝術文學。托爾斯泰接受了和表達了這一俄羅斯文學的傳統。

『祖國，』托爾斯泰在他的戰時論文之一中寫道：『這是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從世紀的斷處向所願的將來的一種運動，他們相信這個將來，用自己的雙手替自己也替自己的後代創造着。這——是永恆地死去和永恆地再生的人流，他們把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精神的和物質的文化和毫不動搖的信仰帶進自己在大地上的地位的合法性和不可破壞性。』

祖國——這不僅是地理的，而且也是歷史的統一體。我們人民在蘇維埃時代，特別在現行衛國戰爭時日裏的非常的，精力的和英勇的自發號召我們去找，瞭解，並把刻印在整個我們歷史時期中的這一人民性格的全部特性聯合為一。

托爾斯泰的全身懷着難以抵抗的憤怒，在現行戰爭時期中起來反對德國人，反對希特勒黨徒按照他們食人和劊子手式的法律重建世界的惡魔的，魔鬼的念頭。

在他才華的浮彫性上，在托爾斯泰的任何哲理或生命現象上瞭解真理的天賦上也有某種俄羅斯的，民族的東西。瞭解的意味深長性——這是我們民族性的天然地俄羅斯的性格。在俄羅斯人的全世界性的共鳴上，在生活的普遍性，在所有種族和民族的聯繫上必然地想像到生活的我們思維的世界性性格上，倍林斯基看見了這一特性。這不是世界主義，而是民族特殊性精神的有機躍渡，在民族上的轉到全人類上的意向。

『我們俄國人——是整個世界的，而不僅是歐洲生活的繼承人，而且還是法權上的繼承者，』倍林斯基在一八三八年寫道。『我們不應當

而且也不能够做英國人，法國人或是德國人，因為我們應當是俄國人，但是我們要把那種或每一個歐洲民族生活的特殊一面的一切取來當做自己的，我們把這一面取來並不是當作特殊的一面，而是當作補充我們生活的一團原素，我們生活的特殊一面應當是——多面性，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的，具體的，有自己的民族面貌和民族性格的多面性。」（『論批評』）

不消說，對我們說來，關於「歐洲遺產」的問題現在已同它在倍林斯基時期那樣完全不同。現在對於歐洲生活的關於「蘇維埃遺產」的問題，對全人類——特別在同法西斯主義鬥爭時期——的關於我們民主的意義的問題是更形迫切了。對各民族的先進人們說，「莫斯科」三個字變成了決定許多人類歷史的根本問題的象徵，這決不是托爾斯的。

但是同民族特殊性精神鬥爭的問題仍繼續留為一個很使人感覺興趣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倍林斯基是無條件地對的，他把俄羅斯的民族性分析為多面的，減去民族自大狂和自愛心的性格。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也許比現代任何一個作家都要多地給我們以可能去感觸這一我們的天然特點的力量。而且不僅是通過其他國籍的人們的描寫。他的才華，他的文筆的本質——就在那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的，具體的，有自己的民族面貌和民族性格的多面性。這一多面性和個性顯示——我重複說一遍——在他方法的歷史主義中，在豐富的形式與樣式中，他進入現實的藝術入場就是流到這些樣式裏去的。

但是，當然，當托爾斯泰進入俄羅斯歷史的時候，他身上的這一感人的進入生活的力量就得到了發揮。這裏他是在家，這裏他到處是自己的。托爾斯泰的歷史作品，——從來不是樣式化；語言，人，性格，衣服，情勢，到處都是栩栩欲生的，具體的。我們，俄羅斯，在西方總是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被誤解着（關於「俄羅斯靈魂」的野蠻性格的著名複雜的傳說在這裏起着很大的作用）。托爾斯泰的作品教導藝術去瞭解俄羅斯。它們指出：在過去的俄羅斯活着不朽的人民的英勇感覺，它現在如何的擠入空間。托爾斯泰的作品闡揚了「俄羅斯經驗」的全人類的內容。

今天，當我們，蘇聯，紅軍在作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時候，是多麼的

審察，使我們更確切地瞭解到，幫助了作事情的有托爾斯泰。

人——主觀的偉大傳統，大使命，人的精神在他鮮明的民族形式上的多面性——所有這些我們俄羅斯文學的特性與托爾斯泰的作品以不會萎縮的意義，在衛國戰爭時日，托爾斯泰的蘇維埃愛國主義壯麗地展開在他的戰事政論中，也是作為一個人民之心的護民官說話的，他的使人激動的作品衝進了大砲的塔塔基裏，衝進了孩子的啼哭聲和戰士們的憤怒的嗚叫聲裏。

末了，托爾斯泰創作的第三面，其中向我們打開了他的力量和民族的基础，——這就是他的文學語言。我們可以毫不冒著落入誇張的危險地說，托爾斯泰的語言在我們的蘇維埃文學裏是代表著一種出色的，豐富起我們一切的文學發展的現象，在托爾斯泰語言的彩色畫中，精力和聰明中，在它上動情和感受性中顯出了俄羅斯性格的廣度，我們發覺的歷史富藏，是彼得一世或是伊凡四世，宮臣或是大貴族，農民或是市民，紅軍戰鬥員或是遊擊隊員在說話呢，這是作家描寫出俄羅斯的歷史或是俄羅斯的自然界——在他的詳懇的和準確的字語中道出了大事件的百無一失的情感，活的風尚的瞭解。

當敵人在一九四一年七月開向莫斯科的時候，托爾斯泰搜尋著我們愛國主義的深入支柱，在論文之一中寫道：

「祖先編織了俄羅斯語言的藝術則不是白費的，他們的後代編着曲子，在春天的丘陵上在陽光下而跳舞不是白費的，莫斯科人晚上坐在爐條下面看書，而另一些像狂暴的主教阿伐庫姆（Аввакум）那種人則還在洞穴裏，在斯托密爾斯克（Стромилск）冥想人類真理和用多角子體與行書體記載着自己的思想，這也不是白費的。狂暴的哥薩克自由軍把他們的剩餘力量消散在驕學和搗鬥上不是白費的，後院的老太婆和在庭院間浪蕩着的老頭子爲了宵夜和一块麵包而講述着妖魔的童話也不是白費的——一切，一切，俄羅斯人民的整個廣大的，熱情的靈魂在我們十九世紀的藝術上找到了反映。這藝術變成世界的藝術，在多數場合上在身後帶領着歐洲和美洲的藝術」。

從這個活的富藏中誕生了我們的作家，誕生了整個我們的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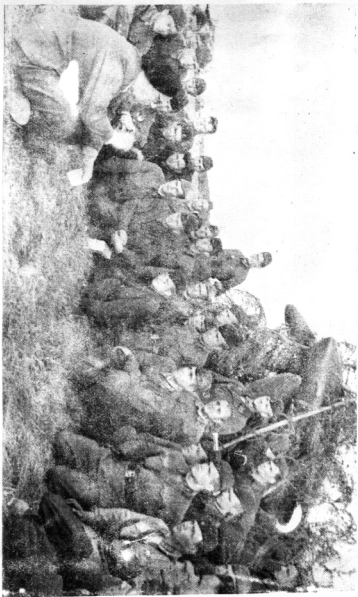
那從前是我們歷史的「副文」的東西——現今是自己土地的主人的

俄羅斯人的英勇氣魄，——現在變成了俄羅斯生活年史的主文。從前在托爾斯泰那裏響着『劇文』的聲響的東西，——俄羅斯生活的肯定始源的感覺——現在，在他的蘇維埃時代的作品裏，附着在爲社會主義的人民鬥爭的活形象上。

托爾斯泰在遼遠的過去，在人民同德國侵略者作英勇搏鬥的今日，用心地諦聽着祖國人民的談話和思念，這決不是白費的。托爾斯泰汲取了那——現在把他——跟着高爾基——推進頭等蘇維埃作家行列裏去的藝術力量。

就是這使他跟着偉大的俄羅斯經典名著變成我們民族天才某幾個根本特性的表現者。就是這確定了托爾斯泰在俄羅斯文學發展上的地位和意義。

這就是在我們想像中的河列克賽·托爾斯泰——『蘇維埃！世界上最優秀的和最被熟悉的作家中的一個』，像莫洛托夫在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稱他的那樣。



在衛國戰爭時期，托爾斯泰時常到前線去和戰士們談話。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夜裏，在鬥室裏的草堆上

俄羅斯人喜歡有話就說出來，——這原因我不打算解釋。有個人崑崙索索着，在你的旁邊把乾草崑崙索索着，像對嫉視的母親一樣，喘着氣，不讓你閉起眼睛來，於是用軟和的聲音滔滔不絕的講起他對於生和死的態度，結果你完全睡不着。也有這樣的事情，——在作快樂談話的時候，突然凝視酒杯，並且還嘆着嗽，好似他的靈魂已經塞到喉嚨口，不管東西南北，——開始把自己從思想裏解放出來……

在這次戰爭中所積蓄的思想，比一個人為自然生存所需要的要多。我們的祖輩和父輩所沒有想到的，——我們却要在最短促的時期中想到，有時候是要在兩顆地雷之間……並且要藉武器來做出立刻的結論……我說得不明白嗎？

我的祖父是伏塔是夫伯爵（Граф Воронцов）的農奴。父親安分守己的做農民，無憂無慮的過活，像野草似的長著。弄到甚什麼便都吃盡用光，請客，他什麼也不憐惜，到過聖誕節的時候，把什麼都吃光；無論是粟頭裏的鹹肉，無論是雞或是鴨子。他呢，你可曉得，却笑着說道：「快活的人就連墳墓也蓋毛絨毯，人只活一世啊……」哦，我喜歡爸爸……而我，他的兒子呢，却已經要辦理國家大事了，要辦得一點兒也不馬虎，要讓德國人怕我，要德國人在我們俄國地方待得不耐煩……他打仗厲害，我可要比他更厲害，我要宰掉他，而不是他宰掉我……他像頭牛似的貪吃。他下得了手殺小孩，他是不愛臉的東西。像二月那樣，我幫刀子在德國人的頸子上要了一會之後，我還揉揉手，並且我還就牽這隻手寫詩……

方才你說得不錯，我寫詩。登在戰地報上……「蘇達摩夫，」——這是編輯先生親口說的話，「你的主題和戰鬥性却顯得很結實，但是抒情應該扔掉……」確實不錯，把它扔進臭水窰。我弄一本簿子專寫這種詩，但是在行軍的時候和別列洛風特（Беллерофон）馬——我有這麼一匹馬——一同丟失了……直到現在我還惋惜那匹馬……三月裏，我的兩腿受了傷，骨頭沒有傷壞，我心想，——我算到醫院裏，誰來給我吃和喝呢？我向醫生證明，說我可以留在騎兵中隊裏，事實上很容易的就復原了……可是他，別列洛風特呢，弄明白——是畜牲呀——用拖前一雙中彈的腿，領着水桶，一跛一跛的從半邊跑到馬房裏，要費多少氣力，——他就噴氣在我的臉上，用嘴唇來碰碰……我不寫詩，我把抒情詩裝在心裏。

不這麼久以前，我在一個私人的家裏，看到一幅中等大小的畫。除了一點之外，這幅畫裏並沒有什麼特別東西：你想像一下看——一叢小樹林，一條小河，是一條非常平靜的俄國式的小河，河岸上有一條小路，通到樹林裏。我看了一眼，便什麼都明白了，——哎呀，活了這麼

大說數，就不能用言語把這表明出來！……可是畫家畫上一條小路，我就覺得——路上稍微有些看得出的痕跡，這路引誘我，我甘心爲它而死，因爲這是我的故鄉……我又說得不明白了吧？

你想像一下看：一個村子裏的土塋上，坐着一個年高骨瘦的老婆婆，臉上蓋着一片墓土，只有一對眼睛是活的。我在旁邊坐下。是一個四月天，有太陽，有些地方還有雪，有小溪……

「噯，婆婆，」我問道，「誰家打勝仗？」

「我們的紅軍，俄國人打勝仗。」

「好一個愛國者，」我說，「你呀，爲什麼，很有把握的以爲是這贏呢？」

老婆婆很久沒有回答。雙手攔在拐杖上，兩眼像黑夜似的向前釘住。我已經預備走了。

「從前有一對雄雞很厲害的相鬥，」她回答道，「白雞騎在紅雞的身上，啄了又啄，並且用翅膀撲打，眼淚都掉下來，並且嚶嚶的啼……可是那隻紅雞跳起來，又鬥起來，把白雞啄得羽毛零亂，並且把牠趕走——趕到那裏去，連女主人也找不到牠了。」

這位老婆婆——年輕的時候——在小河岸上的那條小徑上跑過，折斷白樺，聽着樹林的喧嘩……現在她坐在瓦礫地上，她的路到盡頭了，前面是掘開的泥土，但是她要永眠在她家鄉的土地上。

我看，你也不想睡覺。等高射炮一停止射擊，我們就可以睡着了。現在來讓我講幾個真實的故事吧。看見的事情真也不少了，——我的馬那條河裏沒有喝過水，無論是戰綫這邊，或是戰綫那邊。……故事要是合式，你就給登出來，我自己可並不爭什麼名譽……

一 這是怎麼開始的

白樺樹柴在斧子的砍劈之下像玻璃似的裂開。是一個晴朗的一月天。靜靜的炊烟在滿蓋着雪的屋蓋上升起，在這樣藍寶石似的，在邊沿上有光彩的天際蕩漾着。低迷的太陽像開着滿齒的注視那粘綴着濃霜的垂

楊柳。

不過這裏人苦害着人。最好是這樣——用斧子照準德國人的藥袋——斧子一斧子的砍去，把它們像玻璃腦袋似的裂破。……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拿結着冰柱的手套擦擦斧子，把斧子放下去，向四下裏看了一遍。在一條被雪橇走過的痕跡噴出淡藍色的路上，有一個矮個的，戴着大耳朵帽子的小夥子從村子那方面走來，——更準確些說，是滾來，短皮襖敞開着，揮着雙手求助。

他奔騰落在雪裏，翻翻籬笆，走進院子，並不問好的把帽子摘下，——熱氣從他的剃得光光的頭上昇起，——從帽子裏拿出一張藍藍的小紙。「是從飛機上掉下來的！」他說，抓起斧子，吐出一口氣，開始對準有節巴的木柴砍着，爲了使自己免於過分的激動。

這小夥子名喚安得烈·尤其諾夫（Андрей Юдинов）。春天他在葉利蓮（Ельня）的中學畢業，那學校的校長是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他開始預備考大學，但被徵入伍，在維亞斯瑪（Вязьма）的惡戰中被俘。怎樣作戰的當時的理解那時還活着；假使被圍——那就是輸了，就得放下武器。那時還不是大家都真正的知道德兵的性格；德國人看來明明是石頭的，但是假使充分堅決的打，却是歇斯式的，脆弱的。但在學問是必付代價的。安得烈·尤其諾夫也付代價了。

他們被押解過森林的時候，——各到各處，有俄羅斯婦女的善良的眼睛從籬笆裏面，或是由耳門裏，或是由泡狀的小窗裏注視這一羣疲憊萬分的軍事俘虜，伸出拿餅麵包，拿着小片慈心的手，有的女人讓頭上掛着自動槍的陰暗的押解者走過去之後，從頭巾下面拿出一隻泥罐子：「我的親人，把牛奶喝下去吧……」

這些由於自己的愚鈍而胆怯地放下武器的人，在這裏認識了羞恥，他們雖然很餓，但是麵包不能下嚥。有許多比較結實一些的人，就開始逃跑，選擇押解兵不把人趕進小舍裏去的昏暗的時候。安得烈·尤其諾夫好像有必要的樣子，留下來，在一個押解兵的背後，跳到一棵小松樹的後面，在槍聲之下爬了好久。他離開大道，好容易挨到「老墳地」（Старая Буда）村。也和其他從逃的人一樣，他去敲一家不認識人家的村舍，說道：「留我做女婿吧……」依照德國法令，匿藏軍事俘虜

要處被刑。村舍裏走出一個被子，兔子似的臀部上流着一灘灰色的豬糞。
「不行，我們害怕，」那人低低的回答說，「往前走走吧，親愛的」。
另一個村舍把他放了進去。一個中年婦人給一個有白癩的小孩在桶裏洗澡，想了一會，回答道：「唔，怎樣呢，姑娘我們有，小孩有——是大女兒的……我的小女兒丟失了，被德國人提到籠子裏去了……你就留下吧，在我家做工。」

像安得烈這樣的人，村子裏有好幾個。安得烈細看了之後，便開始和這些人談起話來。他們都是深恨德國人的，但是大家都認為，我們的事情絕望地壞了：莫斯科早已放棄了，——關於這一點是區長和團長報告民衆的，——紅軍的殘餘部隊在烏拉爾（Урал）的什麼地方毀滅了……

安得烈惱怒的把多節的木柴和砍在其上的斧子一同舉起來，敲着它，劈它。

「相信不相信……你們怎麼說？」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用他那雙燃燒着的眼睛閱讀藍藍的一張小紙上的幾行字。——紙上說，法西斯的百萬大軍在莫斯科全線被擊潰，正在退却着，拋下坦克，大炮，車子，無數的屍體鋪滿了道路和林中的空地……這是死刑判決之後的意外的赦免。……他跟安得烈走進村舍，——一面走，一面在爐子跟前捉住一團矮矮的，胖胖的，灰白的，剪短頭髮的女人，——自己的撫養者，他在村子裏是冒充姪子住在她家的，——拉到自己身前，向她顫抖的面孔叫了一聲：「卡比多林娜·伊萬諾夫娜（Капитолина Ивановна），別不开心了，去做餅吧……有好消息……俄羅斯上帝活着！」走到板壁後面，在桌子旁邊把那張藍藍的小紙又出聲的讀了一遍。……用手掌在它上面打了一下，哈哈大笑起來：

「誰不相信俄羅斯？啊！誰預備葬送俄羅斯？站立起來了，祖國……」

安得烈立刻講起來，說剛才怎樣聽見飛機的喧聲，跳到院子裏，說：「天呀——是我們的！可是它已經飛過去了，在它的身後，傳單像鴿子似的落下來。……」「我在齊肚子的雪裏跑去拿傳單，我甚至跑得冒熱氣……萬西里·萬西里維赤，這壓根兒把事情的實質都變化了……」

「自然，什麼都壓根兒的變了！」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喊了一聲，不知到什麼地方去跑了一趟，把手槍放在桌子上，槍被油抹得肥肥的，和一小發子彈。「我等候這張傳單，有多少夜沒有睡啊……什麼都想過了！我們必開始復仇了，安得烈……」

「兩個人只有一把手槍，可是他們却有兩連人，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

「應該從什麼開始才好。原始人也會想得出把銳利的石子拿在手裏，現在可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那時沒有自動槍，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只有石斧和個人的勇敢……」

「啊！個人的勇敢！」他把大拇指舉到安得烈的鼻子跟前。

無論什麼人從來沒有看見過校長是這個樣子，——他那對並不很大的眼睛像鑽孔機似的扭攢着，瘦瘦的像書本似的長有羊鬍子的面孔，不知是爲了粗野的大笑，也不知是爲了預備咬人，發燒着，露出白牙來。

「我們是在受考試，偉大的歷史試驗，」他是這樣說着，好似在他的手指前面坐着成千的安得烈。「俄羅斯在德國人手下跌個兒，還是德國人要跌倒？……我們的祖先在古代的坟場上，從棺材裏爬起來，——傾聽我們怎樣回答。要我們決定！……被德國人炸毀的俄羅斯神聖，揮動大鐘的舌頭……敲起警鐘！你喜愛音希金嗎？這明星在你的心裏燃燒嗎？我們光榮的，英明的文化你植在心裏嗎？我們都有過錯，因爲我們少把它撫愛，少把它珍惜……俄羅斯人是浪費慣了的人……沒有關係……俄羅斯很大，很重，很能忍受……你可知道，在俄羅斯的靜謐中隱藏着何等的美德嗎？何等自我犧牲的精神啊！」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把這一切都說出來之後，他的眼睛軟和了些了。然而安得烈的那雙灰色的，張大着的眼睛却變得又冷酷又兇惡了，有着一個憤急的短鼻子的年輕的面孔變得瘦削了。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說：

「現在具體地說。應該從什麼開始呢？今天夜裏到老坟地去……」

圍在蒼白的圓圈中的月亮高掛在白雲之上，雪地上有些地方有着盤

硬結節的松樹，孤伶伶的聳立在曾經火燒的場子上的烟囱管的濃密的影子。安得烈的靴靴在形同玻璃的車殼上奮急的吱吱作響，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幾乎跟不上；安得烈舉起手來，停下，——面前有一隻狗在低聲的，寂寥的吠叫着。於是他們便轉身在沒有足跡的雪地上走去，沉重的喘息着，從打發場那面走進村子，站在小舍的蔭下。村舍的黑黑的小窗被月光照得粗陋不堪。在遠遠的地方有一輛載重汽車在打嗝，在發出爆音，傳來斷斷續續的，不是我們人的聲音。

「德國兵運罐頭食物和酒來了，我們等一會，」安得烈說。

「街上靜下來的時候，安得烈便翻身越過木柵：「勇敢些跟我來，」拉住穿着皮襖的，有些慌亂的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的手，拖進院子。他們在小台階上滑了幾下。安得烈喊道：「鄉長，軍官老爺來看你。」當門斗裏凍結的木板響起吱吱之聲的時候，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用德文說道：「出來，我要你去辦事。」

「好，好，老爺，現在就來。」門斗子裏傳出匆忙的低語聲，推開門門栓。門開了，一張奉承的，有着尖鼻子的麻臉從黑暗的縫隙裏伸到月光中。安得烈撲到門上，衝進門斗子裏去，於是在那裏便開始了無言的搏鬥，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沒有能够立刻辨別出形勢，——在他的腳旁有人喘息着，發出沙啞的聲音，搖動着……終於分辨出了，鄉長坐在上面，在揪動着肩膀，於是他便用手槍打在這奉承的後腦子上……「噢——啣，」鄉長發出拖長的叫聲「噢——啣，壞蛋……」

在一間燒得很暖熱的噴漆的房間裏，點着一盞翻轉的燈，幾乎光亮看不出，小窗戶的百葉窗門緊閉着。在一張漆布綉床上面，釘着一張明信片——穿海軍制服的希特勒，鄉長是在幾分鐘之前推開羊皮外套，把骯髒的花布枕頭落在地板上，跳下這張綉床的。在光光的桌子上，跟墨水瓶和攤開的賬簿並排放着一柄簇新的自動槍，這就是他們到這裏來要取的東西。

「現在你同意我們已經武裝得很好了吧？」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帶着一種把他的鬍子發向側面去的取笑說。「你拿槍，我拿賬簿，我們一同到林卡·符拉索夫（Ленька Власов）那裏去。」

為了謹慎起見，他們把鄉長從門斗子裏抬到小舍裏，擡在木柴後面

。套在寒霜籠罩中的月亮，高懸在靜謐的鄉村之上。但是他並不是對睡著的人講神異的故事，——它最好還是紅得像受難之心的血似的，鍛煉得像憎恨之火似的升起吧……

「你怎麼老是縮頭縮腦的，空氣很安靜，」安得烈說，「跟我舉出去，院子裏沒有你……」

林卡·符拉索夫，一個面孔陰暗，頸子有力的長個子，赤着腳，只穿一件沒有茶壺的襯衫到寒風裏來迎接他們。細看一下毫來的自動槍，把兩腿蹲下去，傾聽關於投下傳單，關於必須立即發動游擊行動的簡短的報告。當他的牙齒相撞的時候，他說道：

「我們到院子裏去。這是大事情。得去找人……」

在發着貧窮之氣息的黑暗的村舍裏，他們用耳語說着話，在板壁那面有女人呼吸的時候，他們沉默了。在透進冰凍之小窗的不很分明的光綫中，看出，有一個女人走出來，一面披上短皮襖，伸手進袖子；林卡向她低聲說了幾句話，於是她便走到爐灶跟前，用年輕的聲音招呼道：「萬尼亞（Ваня），把我的靴子拿給我，」站着，把腳伸進去。儀樣忙忙的走出院子，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想發揮那廳方才向安得烈所發表的宏旨，但是林卡嚴峻的打斷道：

「現在只有戰鬥才能作宣傳。民衆已被德國人宣傳過了。我們只要能消滅一隊駐軍，就有十個村子起來。需要槍械。」於是他招呼道：「萬尼亞，穿衣服，跑到我們這裏來。」

一羣男孩子從土台上滑落下來，走近成年人，張大着眼睛看他們。當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把手放在他溫暖的，柔髮的頭上的時候，他避開，——是呀，這不是愛撫的時候。

「我們需要槍械，」林卡對他說。……

「附近有遺棄的槍械嗎？你們孩子們一定都知道。」

「有。有一個孩子，阿爾卡其（Аркадий），他比我知道得多，他會告訴你們。你們需要攻坦克砲嗎？有兩尊砲，沉在河裏。我們知道什麼地方有砲彈。在樹林裏，在泥坑裏埋着十一架機關槍。還有一個地方有手榴彈和地雷。我們都給指點出來。怎麼，——你們假借打德國人嗎？」

「可是，這不是你的事情。」

「怎麼這不是我的事情？」那男孩子用大男子的聲音說，把椅子拉椅上。「可以拷打我，可是不能從我嘴裏得到什麼。」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坐下，爲了更清楚的看看他的臉，——他的臉是稚氣的，圓潤的，厚嘴脣，但却是毫無稚氣地嚴肅的樣子。五個曾經到過前線的人一個接着一個的走進村舍，——最後一個是少女，跟在他們後面跑着。她絞着頭巾，走到板壁後面去。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又在小窗戶跟前讀傳單。安得烈把手緊緊舉出來，說這是號召鬥爭。一個曾經到過前線的人回答道：

「好，這就是說，事情轉移了。哼，怎麼呢，給德國人流我們的眼淚吧。……我們快找槍械去……」

這樣，就在這天夜裏，當着德國人的眼，舉行了游擊隊的動員，統共八個人，兩個男孩偵察員還不計在內。萬尼亞和那另外一個，——什麼都知道的河爾卡其維奇也不希錯的嚮導武裝着衝鋒刀的游擊隊員到陰暗的樹林裏去，指點什麼地方應該挖掘。從泥坑裏，從雪層裏和樹葉地裏拖出機槍。其中有四架是完全預備好可以作戰的。在不遠的另一個坑裏，挖出幾箱手榴彈和二十顆地雷。孩子們提議——從小河裏，從冰底下拖出兩尊攻頂克砲，並且甚至於自告奮勇要鑽到水裏去：

「你們，叔叔們，只帶去拿機鎗，把冰敲開，我們不怕冷水。」

但是大砲延期到下一次再拿了。槍械在天還沒有亮之前便已經送到村落裏交給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了。可惜還是沒有步槍。

早晨他又劈木柴，在爐子下面唱歌：「哎呀，你這冬天啊冬天，多麼冷冽，所有的小道兒都已抹白啦……」萬尼亞乘了雪靴經過白茫茫的田野跑來。白天他顯得並不怎樣小了，——是一個塌鼻子，並且也不像昨夜那樣嚴肅。

「德國人在木柴後面找到毒長，很是驚慌。現在到各家院子裏去搜查，打人。……狂叫不休。在康裘寧（Федюнин）的院子裏，把嬰孩的腦袋在門框上撞。……我們的小夥子都到樹林裏去了……那個孩子，就是和我們在一塊的，——我不知道他是說謊還是不說謊，——他稍爲懂得一些德國話。他對說——我們今天夜裏有載貨汽車開來，……你說

• 你還要打聽什麼？」

「你到卡比多林娜·伊萬諾夫娜那裏去，她要給你熱餅……」

這天夜裏，在離「老墳地」十公里路的地方，一隊德國載重汽車開在地雷上。當頭的一輛汽車由於烟火的爆炸而高高的跳起時，——機關槍也從針葉樹的叢林裏遠遠的響起來了。德國人既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轉身，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逃走；道路的兩面都豎起雪牆了。他們一共有（照後來計算）二十七條命；他們被捲在載重汽車的旁邊，粗野的叫喊聲，漫無標的的射擊着，跌倒着。一個穿着黑皮襖的人從黑蔭裏跑到射滿月光的路上，另一個是矮矮的，拿着步槍，「烏拉！」那穿皮襖的人舉起手來高喊道。於是游擊隊員從雪堆裏鑽出來，拋出在空中盤旋的手榴彈，撲向德國人去作肉搏戰。

不過幾分鐘便什麼都辦好了，在奪到的載重汽車上，除了最前一個已經燒掉的之外，有步槍，彈藥，食物和被窩，凡是所需要的一切，游擊隊都拿去了，其餘的都和車子一同燒掉。

早晨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又劈木柴。這天有不少人經過這空曠的小村落。每一個人看到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的人都咳嗽或是用其他方法顯露自己的意思，並且很小心的，繞道的轉到較長的小村舍那裏。過了一星期，由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卡柳勃斯基（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зубский）所指領的游擊隊裏已經有兩百多人和兩尊砲。

那時便着手作基本的戰事，——消滅「老墳地」村的德國駐軍，這隊駐軍在黑夜裏被消滅得一人不剩。在德軍司令部的房子上面升起蘇維埃旗子。

二 七個黑臉人

有大隊騎兵突破戰綫來幫助游擊隊，突破的本身並不複雜。——在一個地方用示威欺騙德人，而主力則在另一個地方越過公路。但是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冷中在叢林裏的行軍却是非常艱苦的。馬落在雪裏癱到肚皮；爲了拖拉雪橇和大砲，急行的騎兵却必得用腳踏壓白雪，砍去樹木；在日間被行軍困憊了的人，晚上並不燒起篝火，在雪地裏過夜。

行軍到第七天已經很清楚，人們必須溫暖一下。規定分佈在小河兩岸的互相隔得很近的五個村子作為休息的地方。村子裏都駐紮德國兵。將軍命令無聲無息的去佔領，要這樣；使火把手來不及點火焚燒房子，要一個德國人都不能從那裏逃出去。

夜裏村子被包圍，大路上都佈下了埋伏。吹雪狂暴得好似全州所有森林裏的精靈都聚集到這裏來幫助俄國人，急進的騎兵中隊就在這種吹雪的吼聲之下和雪的旋風一同衝進肥沃的鄉村。在午夜的時候，五個火箭一個接着一個的穿進飛舞着的雪霧，宣佈命令已經執行了。

將軍在雕有花紋的，被褥那樣的快妥麗潔的樣子黑曜石的斜台階旁邊跨下馬來；一個德國人似乎窺見地下的什麼東西，在台階旁邊面朝地的跌倒，他的沼澤色的外套已經撒落毒了。將軍走進村舍，踐踏着凍結的靴子，披著深色頭巾的一個女人，面孔蒼白而有皺紋，無意的看著他，低聲的喃喃著……

「喂，生小茶壺，」他說道，把氈袖外套拋在長凳上，拖出皮毛長上衣，坐在神龕下面，搓著凍得發紅的雙手。「最好是把浴室也燒暖……」

那女人稍微點了點頭，走到板壁後面去，似乎，她爲了不要高聲喊叫，自己把嘴堵住了。

指揮員們從寒冷中走進村舍，——大家都很滿意，活潑地立正，快樂地回答。將軍不知不覺的老把手掌擱到該生著豬鬃鬚的熱燙的額上。他覺得，面孔像汽球似的熱得擴大了，將軍注意着自己的外表：「啊，鬼蛋，七天沒睡，得好好地睡他一次了……」

一個高身材的小夥子把茶壺端進來，——他的臉是青紫的，有著光澤的紋路，當他吹去煤灰的時候，褐色的眼睛柔和地微笑着，他把茶壺放好，開始注進茶壺。

「還是你的母親嗎？爲什麼哭個不停的呢？」

「別沒有能够復原，」那小夥子活潑地回答道。「德國人已經很神經質了，她要這樣叫才能使他們入耳。」

「德國人神經質了呢，還是俄國人神經質了，」將軍把指頭去撫著玻璃杯取暖，並無惡意的說道。「你們這種脫逃的軍事俘虜，在村子裏

有很多嗎？」

長着斑點的那小夥子垂下了頭，垂下了手，謹慎地，不使人覺察地嘆了一口氣說：

「並不是我們的錯，少將。正巧九月十一日，我們被遺在德國人的後面，在他們第一列和第二列兵車之間。」

「難道你們沒有拿出個人的主動性——拿着武器衝出去嗎？……害羞嗎？（那小夥子的一隻手發抖，緊按住大腿）。好吧，去吧，去燒暖浴室，讓我們早晨再談……」

在浴室裏洗過澡的將軍，早晨醒來，臉上剃得光光的，又顯得很江湖了，他站到台階上。從暖熱中出來，呼吸被寒冷凝住了。在台階附近，黑黢黢的血跡穿過潔白的雪顯露出來，德國人已經收拾掉了，那個有斑點的小夥子站在那裏，和他在一塊的還有六個人，——都是十八九歲的小伙子。他們立刻立正。

「啊，軍人！」將軍走到他們跟前說。「是脫逃的軍事俘虜嗎？怎麼，害怕責任嗎？原來紅軍並不在烏拉爾。紅軍自己來到你們這裏來了……你們怎樣評判你們的行為呢，——在敵人面前放下武器！同意給敵人挑水，打掃戰壕官長室嗎？」

他就這樣用侮辱的話把他們大罵一頓，小夥子們都流淚着，像站在隊伍裏似的，只有一個人的眼睛被淚水模糊了，還有一個在兩眼之間豎着一條筆直的皺紋。他們都穿得很髒，很壞：破舊的羊毛短皮襖，短上衣，有一個是穿的女人的棉上衣。

「拿紅軍的外套換上了娘兒們的外套！拿光榮去換來了恥辱！誰要你們這種人！」將軍走來走去的，用堅實的聲音批判着。「是打德國人，並不是捉小雞。……你們得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你們中間誰能開誠佈公的回答？」

一個堅實的小夥子，有着一對水汪汪的藍眼睛，短鼻子上面豎着一條筆直的皺紋：

「我們充分認識我們的過錯，我們並不把這過錯推在任何人的身上。你們來了，我們很喜歡，我們請求你准許我們用鮮血來和法西斯蒂算賬……」他頷首指一個厚嘴唇的青年，那青年正以魅惑的，幸福的微笑

注視着將軍。「他，孔斯當京·柯斯京（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стин）的妹妹瑪夫魯婭（Мавруня），我們發現被殺死在林中……我們都很熟悉她，我們的心都為她乾涸了……所以我們並不同意給法西斯澆水……」

孔斯當京·柯斯京說：

「少將同志，你們隊伍裏沒有坦克。我們知道被遺棄的坦克在什麼地方，我們可以把它們挖出來，修理一下，——這是我們的提議……我們是坦克車手。」

「你說什麼？」將軍問那有斑的青年道：

「有坦克車。在不遠地方的沼澤裏有一輛KB●，兩輛中型的。我們知道還有別的地方有坦克。德國人要要把它們拖出來，把幾個村子的人趕了去，但是仍舊放棄了。可是我們知道，應該把它們怎樣拖出來。當然，居民拆下它們的另件，已分別拖去了。修理是很困難的。我自己是駕駛員，——你看——我的身是骯髒的：燒過兩次……我們能對付得了。」

「好，我們來把這問題討論一下，」將軍說。「你們這些魔鬼，快去穿上外套，即使是德國人的也行。」

休息了一晝夜，騎兵隊向激戰着的地方移動，那裏有許多細小的游擊隊和傘兵陸戰隊活動着。那裏是「千層餅」。沒有那一夜沒有什麼鄉村下被踏着深雪過來的游擊隊包圍，把羊皮大衣的領子豎得高過飛行帽的哨兵，在刀砍之下，微弱一聲喊叫便倒下去了。游擊隊員走進腐爛的，擠滿着熟睡的德國人的村舍。德國人中間有聰明的，則從這個射擊，說戒，打擊的地獄之中跳到街上去，——但是反正也逃不遠。他們或是被子彈打倒，或是被聖誕老翁凍死。這位聖誕老翁把他神話的，松樹的行業換做凍死德國人了。村路變得不能通行了。大路上只有載重汽車的縱隊在重兵保護之下才能行走，並且這不是總可以通行。鐵路上的交通停止了——路軌上被觸雷炸毀的，互相聳立着的機座和車廂所堆積。德國人在這「可咒詛的俄國無政府狀態」中弄得沒頭沒腦了。

● 騎兵團用廣寬的陣綫推進，打掠德國駐軍，到三月底的時候，幫助游擊隊把好幾個區域重歸蘇維埃的旗幟之下。人民高興起來了。在各處

● 蘇聯一種大型的坦克車，一稱鋼甲堡壘。

各地尋找槍械，鞏固村莊，少女們也背着步槍站在村郊。但是這一年來長的冬天已經完結了，屋蓋上掛起了冰柱，瘦瘦的白鸚鵡飛來了，惶恐的啼叫着，在去年的窩巢周圍旋轉。傳說德國人在這地方的西面和北面調集着重兵……

將軍派人去打聽——那七個坦克車少年在這時期中是否真已做了什麼聰明的事情。七個坦克車手都執行了他們的信約。他們的事情是從奪獲的一桶汽油開始的，關於這桶汽油他們那時一點也沒有告訴將軍。他們整理好兩輛德國曳引機，修好一輛被犁體農民沉在池子裏的蘇聯曳引機。秋天德國坦克曾在這地方包圍一輛KB，這輛坦克本來應該用大砲和齒輪為自己開路或是光榮地戰死的，它却跑到樹林裏去，在百年的老松林裏打開一條路，直到砲塔地沉在沼澤裏。

他們用鐵鏟和斧子在坦克過關的凍僵的土地上砍出一條隧道：把木方——在德兵無結果的企圖之後，這種木方在雪底下積積着很多——放在坦克前面的坑穴裏；把坦克車上的鐵鏈解下來繫在三輛曳引機上，一下子就把好多噸的鋼鐵堡壘KB拖出泥坑。然後他們便坐下來，抽些烟——兩天三夜以來的第一次，而抽抽烟，——就在那裏的雪地裏睡着了。他們把坦克拖進破殼的天棚裏，於是很大的忙碌便開始了。

坦克上沒有炭化器，所有發火栓都要更換，螺絲圈都一點也沒有用了，全部光學器都被偷掉了，砲管被攻坦克槍的子彈打穿，最絕望的是沒有工具，連一把鉗子都沒有。甚至於即使把這破玩意送到修理工廠去，那裏也要被它弄得渾身是汗。坦克車手愁眉不展了。

「答應了將軍！噢，伙伴們，我們原來是撒謊的人，」厚嘴唇的孔斯當京·柯斯京說。

「誰知道呢！」黑臉的非茄·伊伏爾根(Федя Иволгин)向他高叫道。「比方說，是那個捉俠鬼需要炭化器呢？可以拿它熬菜湯嗎？」

他們在天棚下面圍着坦克座着，吹雪從一面吹來一團伶俐似的白白的雪球，捲着飛灰。

「塔上的軸球要換，」砲塔射手、瘦瘦的，像長有小鬚的姑娘似的褐膚人低聲的說起來了「砲管和大砲上的剎呢，用指頭去堵住嗎？」

「同志們，心理學完了沒有？」那個有着水汪汪的，不和善的藍眼

請的技術員大學生莫斯科人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Сашка Самохвалов）問道。「否則我要想想怎麼和這批拖鼻涕的人攪在一塊了。」他站起，把兩手插進長得齊到他腳跟的德兵外套的口袋裏；「這是我的命令——修理的時間是三星期。爲了修理，必須從沼澤裏拖出兩輛中型的坦克，可以在它們身上找到一些零件。找不到便到各村子挨家去尋找所缺的一切東西：什麼都藏在農夫家裏。誰要是不同意我的，我提議把他當賣國賊來羞辱……」

坦克車手們沉默着，注視着寒風怎樣吹動他那件德兵外套的邊緣。

「你稍爲有些誇口，小朋友，」黑臉非茲·伊伏爾根對他說，「但是總的方面當然是對的。」

大家都站起來，拿起鐵鏟和斧子，開始開曳引機。從沼澤裏拖出中型坦克原來比較輕便得許多。也把它們放在天棚下面。三個坦克車手——伊伏爾根，沙莫赫瓦洛夫和柯斯京從事摩托的拆卸。四個人則跑到村子裏去——挨家尋找工具和各種零件。果然，在一個農夫，在集體農場裏以獨營手工業工人出名的鐵匠家裏，在鑄錘子和打汽爐之間找到那所有三個炭化器。

他也到停放着坦克車的天棚下面來。他喚做古沙爾（Гушар）。他是一個肌肉強健而堅實的人，雖然已經上了年紀，臉上有着可笑的皺紋，但是臉上的那個大而光澤的鼻子却顯出是熱愛喝酒的。他惡意地微笑着，聽着究竟需要那些工具和錘子，必須弄到還是要立刻製造。

「有睡，」他說，「有睡，不是早就打算把我送進貨棧管處的嗎，可是獨營手工業又用得着了。……」

第二天他拿來幾個老虎鉗，做得這樣好，簡直連坦克車手都驚奇了：

「古沙爾，難道這是你做的嗎？」

「有睡，」他惡意的說，「你關於俄羅斯人的意見很有趣，……獨營手工業，愛喝酒的人……啊……誰酒醉，誰就聰明——他有兩個好處……不，同志，你們太性急來評判俄羅斯人了。」

工作就在古沙爾的手裏這樣纏繞起來了。他狡猾得使人驚奇。他騎了集體農場的馬趕到被德國人燒掉的機器棚粉廠，載來鋼索和滋齒輪，

——用它們在小舍裏做成起重機，用曳引機把砲塔從坦克車裏吊出來，他帶了雪靴到鄰近各村去奔走，設法弄來電學器和戰利品的碳酸氣球。他想出了一個很簡單的主意：用攻甲砲彈磨去被射穿的砲管上不平的齒痕。用攻甲砲轟二次，砲管便很平滑了：砲管上穿透的洞，就是瓦斯會冒出的地方，被洞裏的塞子堵住，並且在這地方再繞上機皮管的繃帶。大砲便像剛從工廠裏拿出來的一樣了。

同時坦克車手又拖四輛輕便坦克車到小舍張前來。各村子都已知道這個工作，集體農民們都聚着沼澤，尋找彈藥和坦克。沒有一天沒有一輛雪撬開到小舍山前來，從滿身是結着冰霜的小馬身上冒出氣來，這匹馬因為德國人嫌不好，沒有撿去，雪橇裏坐着一個老翁，鬍鬚上結着冰柱，在破碎的眉毛下面的銅眼睛裏射出單老的嚴峻的目光；他的孫子，——一個小孩子——站在地上看不見，——鏡身的問那些被烟和油煙熏的坦克車手道：

「喂，叔叔，四十五米厘米突的彈片放在什麼地方？」

當將軍的使者來到這村子時候，路輪裏冒着烟，耀眼的淺藍色的電學器在絲絲的響着，小鏡子在雪橇上亮着；一輛中型的和兩輛輕便的坦克車已經預備好作戰；KB，已經披上齒輪，排氣管冒着烟和射擊着，但是還沒有開動。

「請轉告少將，只缺駕駛人員了，」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對使者，褲嘴的中尉說，「請派勇敢的駕駛員和砲塔的射手來。並且讓他們快些弄汽油來。我們沒有光學器，都被德國人拿去了，只得用槍口直射，這也請你記下……你們要是有什麼乳瓶，我們又要再弄兩輛坦克車出來了。」

中尉默默的把一切都記在簿子上，既不表示奇異，也不表示驚嘆，給七個髒臉的黑臉人和第八個古沙爾——握手，乘「菜園丁」式飛機●用斜前飛行式飛走了。

喧鬧的春水終於盪動起來了，並且是這樣淹沒了田野和森林，這樣狂暴的騰起了河水和在峽谷上面沖流，——簡直想不到什麼戰爭。集體農民準備播種，在村郊頗感寂寞的背着槍的少女們蹙緊眉毛，注視着——

● 指一種民用航空機，它並不衝鋒陷陣，只在菜園上面飛飛罷了。

一軍的候鳥。將軍命令從當地圖書館裏多弄些書來，好讓騎兵們的腦袋和心被常識的閱讀所佔領。但是三百里方面之內的所有圖書館都被德國人消滅了，——真奇怪，他們怎麼會有心思來燒掉這許多書。只找到一部懷德·司各脫①的小說「昆丁·杜蘭那特」②。將軍一夜便把它吞下去了，他不穿靴子不穿軍裝地坐在窗口的長凳上，窗外的白光中繞着濃重的水滴，全村子的雞籠都啼叫了。這本燒得破碎的書後來又送到各小隊和各分隊去高聲朗誦。

但是土地乾燥了，不滿意於把俄國人苦得不够，村莊燒得不够，牲畜殺得不够的德國人又調幾十萬兵，從百輛坦克車來進攻鄉下人了。但是俄國人已經不像去年秋天那樣，現在已經有組織和武裝良好的游擊隊了，也不像秋天那樣，大家都已經知道德國人的性格，由於這種性格，俄國人只有死的指望。全境都燃發戰事了。各處各地，凡是緊急的地方，都有將軍的騎兵隊來幫助游擊隊了。這是在十二月，一月戰鬥最出名的威風凜凜的兵團——都是烏克蘭人（Украинец），頓河（Дон），古車河（Кубань），吉列克（Терек）和西伯利亞（Сибирь）哥薩克組成的。他們知道四個信條：不承認包圍；在任何情形之下由任何環境之下找出路；打到最後一顆子彈，活著決不投降；愛自己的武器，甚至於在死的時分都不拋棄。

討伐隊的飛機日日夜夜的在村鎮上空迴旋，輪子幾乎要碰到草房的屋蓋，轟炸和射擊一切生物；所有大路上和村遠處都震響着他們的坦克車。任務是在於消滅這些從德國城市和工廠裏開來的沒有鬚鬚的，畏縮的，兇猛的小孩和有鬚鬚的把良心賣給希特勒的德國人。任務是在於頑強的反抗，在於使俄羅斯土地成為他們的恐怖。

最初一次戰鬥時，十二輛德國坦克車無憂無慮的互相離得很近的在大路上推進着。一大羣游擊隊被包圍。爲了結束這戰事，坦克車開到他們後方去。右面是百年的老松在五月清風之下喧嘩着，左面盛長着稠密的年輕的楊樹林。從這樹葉的五月之喧嘩裏，發出大砲的射擊聲，先頭的一輛坦克，被打中側面，停下來，冒着烟。第二輛砲彈打破另一輛坦

●●● 懷德·司各脫（Walter Scott, 1771—1832），蘇格蘭小說家與詩人，Quentin Dorward 是他的作品之一。

克的齒輪。德國人把鎗門關上，三輛坦克車轉身向樹林，狂暴的用機關槍射擊，德國人以爲游擊隊的大炮便藏在那裏。但原來並不是大炮。劈開楊樹林，像瘋狂的野豬似的，一輛巨大的，鐵鏽的 KB 從煙霧裏飛出來。德國人怎麼也沒有料想到這裏會有蘇聯坦克車，並且是這樣砲彈所不能打穿的怪物。

他們從各個砲塔裏向它開來絕望的砲火。KB 轉過身來，開到大路上，射擊第三輛坦克車，並且開足速率，爬到第四輛的側面，帶着一種驚人的毀滅之聲把它連德國人一同壓碎。這天他的活動便到此爲止。八輛得以保全的德國坦克車轉過身去，向大路的彎轉處飛逝了。KB 上的砲塔鎗門打開，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菲茹·伊伏爾根，廖沙·拉基丁（Леша Ракитин），——一個瘦瘦的，像有鬚的姑娘似的少年，——一個跟着一個的都從車子裏跳到大路上，他們都是燦黑的奮激的人。

「這個古沙爾真是夠靈的貓！」沙斯卡·沙莫赫洛夫叫道。「當然，是螺絲太鬆……來，來換螺絲！」他便把老虎鉗伸進鐵板裏面去。「柯斯佳（Костя）●，用機關槍牽制住敵人……」

當時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營」裏的兩輛其他坦克——中型的和輕型的，——也還得出其不意的襲擊河岸上的德國人，埋藏在狹窄的縫隙裏以避免飛機轟炸的伊凡·蘇達廖夫的中隊在渡口牽制住了兩營敵兵。爲了不讓俄國人從地裏伸出鼻子來，——但是他們一等轟炸機飛過去，當爆裂聲還在樹林上面滑過，落下的泥土打在飛行帽上的時候，便立刻伸出來了，——德國人叫來坦克車。伊凡·蘇達廖夫中隊的事情變得不好了；從河那邊轟過來的砲火這樣厲害，鼻子簡直伸不出來了。就在這時沙莫赫瓦洛夫的兩輛坦克車從松林後面開出來。這時德兵一營在岸邊擠作一堆，有些跳到船上和筏上，有些則齊胸的在水裏走着。事情變得對於德國人不好了。他們有很多人在河裏浮着，把面和腳垂在水裏。一輛德國坦克車被爆炸得四散飛開，另外一輛則冒着煙，開進河裏，水淹到砲塔。其餘的都小心地躲到樹林子裏去了。

在這次鬥戰裏毀了一輛輕便坦克車，——這是沙莫赫瓦洛夫「營」

● 即孔斯當京·柯斯京。

的第一次損失。擊退攻勢，用盡所有砲彈的中型坦克開進樹林去補充，在樹林裏突然被自動槍手包圍。三個黑臉人蹲在泥坑裏，在極為不利的情勢中繼續從那裏把砲彈越過摩托載給第四個黑臉人。他們裝滿了坦克車便冒著子彈沒法毫無損害的爬進坦克，已經來得很切近的自動槍兵，無論是樹或是坑都不能救命了。黑臉人只俘一個軍官帶到團部裏。

「七個黑臉人」——後來這樣稱呼他們的——第一次戰鬥便是這樣。將軍請隊長沙莫赫瓦洛夫從電話，親自感謝他和他其餘同伴的堅強。黑臉人明白，這就是祖國已經饒恕他們了。

三 尼 娜

人愈是健康，我們的生活愈是粗獷和簡單，他就愈加有感受性……不是這樣嗎？他們胡說八道，好似伊凡·蘇達廖夫，簡直沒有神經。有時你開始嘆息，牽引出悲哀的回憶，——你便不願意談話，騎到草裏……風吹動野草，帶尾草，看見天邊……於是心敲着土地：母親啊，生身之土地啊，你打開門吧，撫愛一下過路人吧……

我想起戰爭初起時的一件事情。你是知道的，——並且不值得講，——當第一天敵人轟炸我們機場的時候，國境兵所處的環境是怎樣一個情形，在後方，直到現在還有人說，似乎那時紅軍部隊逃跑了。不，不要侮辱無名英雄的坟墓，裏面長臥着祖國忠誠的子民，——他們把自己的生命購買我們勝利的可能。難言抑鬱的德國無恥行徑在他們胸膛上撞碎了。機關槍和步槍的槍桿變得發紅，——我們這樣打着，一面後退着，敵人用無數的坦克車，自動槍手包圍我們，轟炸和圍迫擊砲，隨心所欲。我們突進着，並且突破了；我們是很粗獷的，但是德國人也因損失慘重而嚇昏了。我並不爭辯，——我們中間也有胆小的人。無知覺的騎着挨過轟炸，身子一搖，眼睛一翻：「啊，他給抓去了……」這些人便投降了。還有一個原因。我們雖然受了很多教訓，但是並不是大家都堅實的學會：每一個人都在戰鬥中都應該有主動。我們都看着指揮員，——他負責一切……假使他被打死了呢？我們不是就沒有頭腦了嗎？……這便是當時許多部隊毀滅的原因……那時我們的主動便開始生長……

在羅門中，宴樂是會動盪經的……我們的驕矜呻吟着。像等候節日似的——忠法埃到和敵人作肉搏戰。

馮曼河（Неман）^①還在後面了。我們和部隊失去了連絡。這時德國人從四面八方衝過來。我們趕快挖幾條狹窄的壕溝，坐在裏面，我們並沒有攻甲槍子彈。敵人却從四面八方把迫擊砲彈來襲我們，飛機——一陣一陣浪濤似的，大地被炸裂得吱吱作響，塵埃，焦臭氣，眼睛裏，耳朵裏都堵滿了砂子。有的機師這樣低的飛過，用機關槍掃射着，——他那一條白一條黑的就給你簡直都能辨別清楚。

我們坐着。我們的信條還記得嗎？我們不承認自己被包圍——就是這樣一會事。敵人只得做他最不願意做的事情，——來和我們肉搏的親善。果然，——什麼都靜下來了，一槍槍都靜了，天上也沒有一點消息。我們開始傾聽，樹林怎樣喧嘩。我們把頭探出地縫，看見當日的餘暉，燦爛的太陽最後一次的從雲霧裏照耀我們。

我們帶了力能開槍的傷兵，小心地，跑步奔向樹林。那裏——我們知道——有一羣自動槍和機關槍，我們在小丘之間的草叢點地爬着，只有一個心事——爬得更近一些喊「烏拉」。而敵人已經是該向我們開火的時分了。

我認得，——頭疼抓住了我；真是他媽的！——我們已經在一百五十步的地方了，敵人終發現我們了，為什麼還叫喊着呢？我站起來，把胸脯貼在白樺樹上，看了一眼，——樹林口，要動靜也沒有，這是怎麼一個詭計呢？突然在樹林的深處，在這地方的右面開始了遠近之聲。飛鏢的子彈，——藍的，紅的，綠的，——閃爍着，像錢的引着。我們聽到德國人的「烏拉」聲！我們的機關自行張開了，我們爬起來，也喊「烏拉」！我們跳過白天還是德國人所坐的地方，在樹林裏和他們相遇。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由一團去留下的一連不完全的軍隊在摩伊歇夫（Моисеев）中尉的指揮之下，向東衝來，偵悉我們的被圍，因為就在鄰近，所以便決定來救我們，——從後方打擊自動槍兵。我們就在這次突擊中衝出了。摩伊歇夫是一個熱烈的人，生來就是軍人。但他究竟是

① 在白俄羅斯，並流入普魯士境內。

怎樣一個人，我們還是沒有知道，——似乎他是在西白俄羅斯什麥地方服務的，腰板很直，中等身材，面貌平凡，沒有表情；軍裝的袖子捲到肘子，——永久善意的笑着，但是目光是銳利的，聰明的。是的，俄羅斯有精悍的人！

我們和摩伊歇夫的一連兵一同向東突進。我們自己去找德國人，——無論是他們第一列兵車開來留在村子裏的駐軍或是傘兵，——我們首先進攻，德國人在我們面前逃遁。我們都長起鬍子來了，大衣都變得黑了，——我不知道，是由於骯髒，還是由於兇惡。有時候摩伊歇夫也開玩笑：這樣的軍隊可以大吹大擂的到柏林去兜兒圈子，去嚇唬德國女人，那才厲害呢……

有一次在一個小站的附近，那裏停着一列被打破和波遺棄的火車，德國人剛剛到過，在綠油油的潮濕的草地上，在沒有刈去的青草上我們看見有一個俯着的，年輕的女人。把一隻手攢在頭下，另一隻手卻伸得穿過胸襟，——像是睡着一樣，垂着睫毛，微風吹動栗色的頭髮，只是從蒼白的嘴裏掛出一縷血絲。在那女人的旁邊有一個年約兩歲的，穿着豌豆花衣服的黑眼睛的女孩子搖撼她，老是重複着一句話：「媽媽睡着了，媽媽睡着了」……我們走近前去。小女孩緊偎着她母親，用小手掌撫她的面頰，像一個受驚的小鳥鴉似地看着我們。「同志們，那裏是什麼，那裏是什麼？」我們聽見。摩伊歇夫跑着，扯開他身上的軍裝的領子。我們默默的散開。他停下了，懷着驚奇，似乎自己對自己說：「我的，我的，妻子，女兒……」他抓起小女孩，緊抱在懷裏……伏在妻子頭跟前，並且哭了起來，像小孩似的拖長着哭聲；這時小女孩也號哭起來了。

戰士們，有的撲息，有的擦眼淚，退走了。我摘下摩伊歇夫身上的手槍，讓他獨自一個人和小姑娘待了一些時候。開始在三株茂盛的白樺樹下面挖掘坟墓。他的妻子一定是帶了女兒從別洛斯托克(Белосток)逃出——碰到什麼就趁什麼——有的地方步行，有的地方趁卡車，有的地方趁偶然碰到的火車，在這小站上，在我們到達之前不久，他們被德國人轟炸了。也許僅差一小時，她沒有能等到和丈夫會見……

在樺樹下面挖了一個坟墓，本來是給一個人的，却要葬下兩個人去

。我們中間的一個偵察員騎了一匹鐵馬跑了一趟，報告說，在這個小站附近橫越鐵路綫的大路上發現一隊摩托自行車。當然可以並不挑戰地，不聲不響的趕走。但是摩伊歇夫手抱着小女孩跑來，甚至他的臉色都變了，變得灰色了，眼睛的光熄滅了。「無論如何不走，我不同意，」他說，「我要去迎見他們，應該這樣的，只有這樣才行，只有這樣才行，同志們……」他撫摩一下女孩子的面，把她交給一個頭上受傷的戰士，對我命令地說：「把我個人的武器還給我。」

摩伊歇夫親自指揮全部戰事，——在路上的一個狹窄的地方，堆積了幾株樹，把機槍手和射手埋伏在那裏，當德國人無憂無慮的，奇怪的在障礙處停下，和後面的車子跟上來的時候，他把他們用槍火和刺刀殺得一個不剩。不知是他真要在這次戰鬥中找死還是憤恨扼住了他，——他拿着步槍在搏鬥最緊密的地方旋轉着。他的整個肚子都被自動槍穿透了。但是他還拿得出力氣，坐在大路上，向德國人的激戰環顧一下……「看，馬魯霞（Маруся），」他說，看來已經有些不由自主了，「這是給你的追悼會，我們奏樂把你埋葬……」說着便向左側倒下，他的整個肚皮都被割裂了……

把他們兩個合葬在一個坎裏。抱在那個戰士手裏的小姑娘，你想像一下看，並不哭泣，像成年人似的看着，怎樣埋葬她的母親和父親。也許我們在做什麼，她沒有明白吧？可是，不，兒童對於這次戰爭，比我們所想像的要明白得多。在他們的小腦經裏蘊藏着很多的事情，並且等待着時間成熟着……

傍晚的時候，在樹林裏，在休息的地方，在溝壑裏燒水，給我們的小姑娘洗澡，把她裹在帳幕布裏，給她用樹枝做一個巢，派國境兵馬特維·馬霍特京（Матвей Махоткин），一個模樣可怕的男子，負槍看守。小姑娘睡得很不好，時常醒來，招呼：「媽媽……」馬特維對她說：「睡吧，睡吧，別怕……」但是第二天她已經安靜下來了。馬特維不把她交託給任何人，一直自己抱在手裏，並且問出她叫什麼名字，她好久不肯說出，後來突然套着他的耳朵說：「尼娜……」

又經過德國軍隊向東突進了許多天，已經一直迫近戰綫的時候，決定不帶這女孩子去冒險。在聶米洛伏（Немирово）的小地方，請求一

個我們並不認識的女人麗娜·米哈利曲克(Рина Михайчук)，——我們看中了她，信任了她，——收留我們的孩子。把我們所有的糖和白餅乾都給了這女人做尼娜的陪嫁。我們離開蘇米洛伏的時候，去看了看她的村舍。尼娜在養母的手裏提議着，那女人也低低的哭了……這便是我的全部故事……

我們的小尼娜遺在西方，在德國人手下。在那樟樹下面的坟墓也在德國人手下……

四 奇怪的故事

「看它們！……一長列的爬着——一個，又是一個，第三個，——畫着白圈，像貓眼睛似的，還畫着黑十字……」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Прасковья Савишна) 站在彼得·飛利泊維赤(Петр Филиппович) 的背後，畫着十字說。坦克車一響起的時候，他跳上小窗戶跟前的長凳上，貼住玻璃，但是當她畫十字的時候，他敏捷的轉過身來，在挺硬的鬚鬚下面，希開稀疏的牙齒，嘲笑起來了。隨在坦克後面，巨大的載滿整齊地坐着的兵士的卡車在污穢的村街上開過。德國人的面孔從深凹的鋼盔下面——在灰色的濕潤的光綫中——用空空洞洞的眼睛注視着，——眼睛也是灰色的，死人似的，虛浮的。

方才過去的鐵線被管靜下來了。很遙遠的，很響亮的轟聲又重新傳來了。彼得·飛利泊維赤離開窗戶。他眼睛旁邊的所有皺紋都笑起來了，蹙起來的眼臉裏面眼睛幾乎看不出，閃着使人捉摸不定的眼光。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說：

「天啊，多麼可怕呀……瘦，怎麼樣呢。彼得·飛利泊維赤，也許我們現在可以做人了吧？」

他沒有回答。坐着，用指甲敲桌子，他是一個身材不大，紅皮膚，鼻管闊大，頭頂已禿的人。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想要講起他們房子的事情，但是她的嘴被胆怯封住了。自從一九一四年她從貧窮人家被娶到發財的舊派人家來的那天起，她一生一直怕丈夫。但是隨着光陰的消

逝，似乎也就過去了。今年春天，當彼得·飛利浦維赤度過十年徒刑之後回來的時候，她又開始怕他了，現在這對於她是很苦惱的：爲什麼有這種恐懼呢？他不打她，也不罵她，但是無論他轉身到那，他老，談笑，他老是有什麼看不透的地方。從前家裏不懂得看書，現在他從村立圖書館裏拿報紙回來，並且買了火油燈看書。因此從北方還帶回歌譜。

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什麼也沒有說出來，她預備吃中飯，把白菜，葱，蔬菜切碎，倒一些稀薄的汽水，熱氣沖沖的叫了一群孩子。他們是吃的上了微了的乾麵包，——穀物，麵粉，糖和豬肉——這都是爲了離開德國人的眼目以防部一而跳起來的。彼得·飛利浦維赤和經常一樣，在拿起匙子以前，先把雙手從袖管裏伸向外伸，把袖口指在手肘裏，用手掌把頭髮擦擦平，這是他習慣的習慣。當他伸出手來的時候，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突然用她的女性的不識底推說道：

「村蘇維埃的區已經摘掉了，現在房子一定可以還我們了。」

她響亮就放下，用圍裙揩去眼淚，把許多話一口氣的噴出來，——形成一團很長的已經聽見一百次的毒狀。彼得·飛利浦維赤和孩子們，——也和父親一樣的红皮膚的男孩子和面孔尖銳，白得像牛奶似的十二歲的女兒繼續默默的吞吃着薄片。最後，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說出那一直苦惱着的新的事情：

「布立哥維斯慶斯柯亦村（Село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ое）一個刑事犯人，——大家都說，——被委住供風口，給他磚房子住，給他馬糞……謝謝上帝，你也有受過苦的功勞啊……」

「你這聞名世界的傻瓜，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彼得·飛利浦維赤只是這樣謹慎的回答了一句，她便中止了，不作聲了。

第二天用卡車裝來的德國人已經不戴軍盔而戴飛行帽了。軍官們佔據了很好的，鐵蓋的，彼得·飛利浦維赤祖傳的房子，這座房子就在得那邊，他現在所住的小村舍的斜對面；兵士們則分居在村舍裏。在這事情的前幾天，幾乎所有青年，——少女和少年們，——都離開村子而躲起來了；不知是誰引誘他們走的。這一帶很使德國人不高興。他們在司令部的門上和井邊貼出佈告，——用兩種語言，紙張很好，——俄國人的行爲規則，懲罰都是一樣——死刑。後來便開始了挨戶的搜索。受驚

的普拉斯河維維·沙維斯娜講述，說他們有一個士兵，是搜尋匿藏小豬的專家；他怕怕的走進院子，便開始靈靈的嗅豬，你也分辨不清，他是嗅還是嘗。果然，在幾家院子裏有小豬和他呼應，雖然在閣樓上藏得很週密……後來那些娘兒們都哭了……

普拉斯河維維·沙維斯娜悲嘆着，每逢夜裏把穿戴的東西從箱櫃子裏拖到地窖裏去，又從地窖裏拖到外堆裏，院子裏裏或是別的什麼地方，最後，彼得·飛利浦維赤向她高叫，請腳：「你安安穩穩的坐着，或是去開，到什麼地方去死，滾！」他們的房子似乎封閉着，他們把它放過了。最後，來了兩個拿槍的人。彼得·飛利浦維赤把羊皮的，還是祖傳的帽子推到門階上面，乖乖的在兩個兵士之間站着。他在司令部的台階前俯下了下來，他看見一個中等身材的，戴着軍帽的，十分知羞份子的相的德國人向他瞥一眼，——不是看他的槍，也不是看他的眼睛，而是向這頭的地方看。「這」是彼得·戈爾斯可夫(Петр Горшков)嗎？」他悄悄呼吸一下，問道。

彼得·飛利浦維赤跟了長身材的德國人去進院子，就是他生下，長大，娶妻，教養父親，母親，三個孩子的房子；這座房子像隻眼要攔攔在農夫身上抓住背脊骨的一生纏住了他。牆壁刷得白白的，地板拖得淨淨的；在一間房裏——有三個窗戶——發着煙草的香味，從前每逢大節，戈爾斯可夫全家會在這裏聚集在桌子周圍。第二個德國人，小心地把他槍放下來，向上進來的彼得·飛利浦維赤看了一眼——也是向腦袋上面看，用俄國話說道：

「說下帽子，坐在門旁的椅子上。」

這個德國人很秀麗，留着黑色的小鬍，和很漂亮的分髮；在黑色的領花上繡着銀錢（這是用的北歐古代字母，表明 S 和 S 兩個字母，並且是表明德國戰神的主要象徵。）

「我們知道你們的報帳，」在長時間的沈默之後他開始說，「你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希望你繼續還是這樣。（彼得·飛利浦維赤，帽子放在膝蓋上，掀起着鬍子，用職人透風鐵紋累累的眼睛注視着軍官老爺。）我們要你做什麼呢？我們要你：充分報告居民的消息，特別是關於和游擊隊的關係；迫使居民做工；俄國人不會做工；我們德國人是不

歡喜這一套的，——人應該從早到夜，一生一世的做工，否則他只有等死；在我的家鄉，我的父親有一個小磨坊，磨子是由一隻狗工作的，牠日日夜夜的在磨輪子裏跑着；狗是聰明的動物，牠要生活，——關於俄國人我可不能這樣說……這樣，你將任命做密德維陀夫卡村（Село Медведовка）的村長。禮拜一你去參加兩個游擊隊員的處死刑。之後，你便開始覓事……」

彼得·飛利泊維赤回到家裏。妻子跑到他跟前：

「怎樣，他們對你怎麼說？他們把房子還給我們嗎？」

「怎麼不，怎麼不呢，」彼得·飛利泊維赤回答說，疲憊的坐到長凳上，捲轉着烟巾。

「他們還對你說些什麼？」

「命令你給我燒浴室。」

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泄氣了，咬緊嘴唇，睨視丈夫，但是她不敢再問。……「啊，對了，今天禮拜六，德國人是喜歡洗澡的……」她穿上靴子，去燒小河旁的浴室。

彼得·飛利泊維赤好好的給熱氣溫暖了一下，喝了茶，躺下睡覺。還沒有等到天亮，他已經不在家裏了。

那個秀麗的，領子上繡着花紋的德國人所這樣害怕的游擊隊，在離密德維陀夫卡村不怎麼遠的地方設着司令部。假使要走直路，那裏很難到得那裏：只有當地人才知道的小道和幾乎看不出的小徑，經過稠密的松樹，赤楊的叢林和其他什麼樹林，通到沼澤中央的硬地島子上，設着司令部；通向司令部的所有通道，都嚴守秘密；德國人簡直不敢探頭到森林裏去。有什麼外人到那裏去——他突然會聽見，就在他身旁，有啄木鳥敲啄的聲音，杜鵑遠遠的呼應他，並且整個樹林裏都發出奇怪的聲音，——敲擊音和口哨聲，鴉啼狗吠……外人簡直要恐怖起來……

今天沒有風，下着小雨。游擊隊司令部裏預料沒有大戰事。一小批一小批的人——三個四個的——像往常一樣的出去了，有的去偵察，有的去在大路上埋地雷，特殊的一隊人，從天黑起便等候兵車的通過。那裏，在鐵路路基的斜面洒着石灰，以便尋覓游擊隊的蹤跡，每隔兩公里有個德國哨兵在來回踱着，陰鬱而懼怕的窺視着四周。離他們十步路的

沼澤裏，在蕪蒲裏，在折斷的樹枝下面，輪着一個女偵察員——武裝着獵槍和兩顆鵝蛋大小的黑手榴彈的少女；稍遠一些，在挖出的根草後面，坐着一個男小孩……男孩子的臉是黃色的，有着老年人的皺紋，他一眼不眨的看着在路基上跨着的，深圍着調查的德國人。

當一個哨兵走過游擊隊所指定的那地方時，在他背後的一個瘦弱的少年，穿着腰帶結得很緊的短上衣，一跳越過路基，自動槍提在他的身前，當時另外一個少年也不聲不響的從林子裏跳出來，用迅速的動作開始在路軌下面安放複雜的可怕的砲彈。

樹林裏有轟轟之聲，一列火車嘩出來，在鐵路轉彎的地方可以看見它的全貌；噴出來的白色的煙球伸展到地面上去，在高高的樹樁和稀而瘦的樺樹之間攪亂着。龐大的塔起在輪子之上的，愁急的吐着烟的機車近來了，——哨兵從路基上走下來，表明路是可以通行的。機車的前面發出劇烈的爆炸聲，飛出沙之柱，鐵軌的斷片。彈片噠噠着，跳到旁邊去，機車決其所負全部狂暴的重力滾進枕木裏去，它後面所拉的尾都發着爆裂之聲，車輪開始堆積起來，互相推撞，側轉過來，重重的倒在斜坡下面。綠色的人慘叫着從車廂裏跌落出來……

除了這些工作之外，這天早晨游擊隊還有特別的工作。司令部總司令葉夫久霍夫（Евтюхов）低聲的和客人，該兵偵察隊長伊凡·蘇連摩夫在談話。他們坐在偽裝的土室旁邊，在砍下的松樹上，冒着毛毛細雨，用洋溫罐頭喝着奄奄的，普希金曾經讚美過的法國香檳酒。這樣潮濕的天氣，兩個人都發着牢騷。葉夫久霍夫講述因為他關於敵人將作何種行動，敵人後方情形怎樣的消息不夠而發生的種種困難和缺點。「需要一個深入敵後的偵察員，那裏找得到呢？這是我的苦惱。」

「這是基本的苦惱，」伊凡·蘇連摩夫批判地說，把洋溫罐裏殘餘的柔弱飲物吸了下去。「沒有深入的偵察，勇士等於蒙着眼睛打仗，這真是糟糕。」

在談這話的時候，被雨落得灰白色的松樹動搖着，滴下水珠，走來兩個少女，穿着深顏色的，濕透的軍裝，短裙子，大靴子。她們端着槍，插着刺刀，押了彼得·飛列泊維赤，戈爾斯可夫來。他的眼睛被花布頭巾蒙着，他雙手伸在前面地走着。兩個少女互相擁着說，這人是她在

離此三分里的地方捉住的，不明白，他是怎麼通過秘密處所的。

「這是一條肥碩的鯉魚①，」伊凡·蘇達摩夫對總司令說。「在密德維陀夫卡，我曾經在他家住過一夜，他聰明而且狡猾，還頗有意思，看他怎麼說。」

少女們把步槍背到肩上，給彼得·飛利浦維赤的眼睛解開，不大自願地離開他。彼得·飛利浦維赤抬起頭來，注視着森林的豪樑的頂梢，嘆一口氣說：

「實在我就是來找你們的，我有事情找你們……」

「還頗有意思，你會有什麼事情找我？」總司令回答說，鄙視地冷冷地注視着他。「是德國人得罪了你嗎？」

「正相反，德國人不會得罪我……因為爲了我的壞行勁，我已經受過十年徒刑。」

「你可知道，戈爾斯可夫，你——這位不凍之客——到得這裏來了之後，你却離去回去了嗎？」

「自然知道的……我本來是來求死的……」

總司令和伊凡·蘇達摩夫交換了一個眼色，在木方上坐得擠緊些：

「你坐下，戈爾斯可夫，說話好便科些。爲什麼挑這樣一個狡猾的方法來自殺呢？」

彼得·飛利浦維赤坐在木方上把雙手疊在肚子下面。

「我也料想到，料想到你們不會信任我……沒有什麼地方好去報告，——昨天他們招呼我，你可知道，要我擔任村長的職務……德國人是施行的聯保法，於是決定也要把我去和罪犯攪在一塊；禮拜一一定要去看處死你們兩個游擊隊員……」

斐夫久霍夫在木方上坐不住……「呸，你這鬼蛋！」當他站在彼得·飛利浦維赤的面前的時候，甚至於他的眉毛都彎曲了，他的目光鑽進他那穿不透的眼鏡。

「坐下，慢慢的好了，」伊凡·蘇達摩夫對他說。「戈爾斯可夫，你說下去，我們聽着。」

「首先我要向你們說的是：我確實是被壞者，刑罰是罪有應得的。」

● 意即「重要的傢伙」，猶言「一塊肥肉」。

我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這是別人裏脊我的，但是我確也不好……我不相信，我的孩子會生活得好，穿得穿，滿滿是是……我這老頭子會照規矩聽人而讓着光明的心死去……會把我光榮地葬在俄羅斯土地上……我沒有過錯……於是我和一個農學家發生了關係。他給我一些毒藥……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牛，養活我們的牛，馬——牠們有什麼罪過呢？我把這些毒藥掛掉了，我沒有犯過這個罪惡。可是那個農學家後來落網了，審問的時候，把我供了出來……我惡意地不作聲：——管他去，把我充軍好了……」

「奇怪的故事。」總司令說，他還是不讓安靜上來。

「這有什麼奇怪的？俄羅斯人——並不是平凡的人，俄羅斯人——考慮過密的人。我在野營裏做了十年工，——考慮得還少嗎？有人說：彼得·戈爾斯可夫，你受苦……要，對不住，我加上的苦惱，還有我們那所祖傳的，鐵蓋的房子，——只有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才擔心那所房子，可並不是我，這在我早已息念了。那末你是為什麼真理而受苦的？在離我們野營不遠的普斯多密爾斯克城（Пустозерск）裏，在河列克賽·米海洛維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沙皇手裏，在泥坑裏會將拘禁過一個祭司長阿伐庫姆（Аввакум）。他因為不願意沉默，所以舌頭被割去了；他既被割去了舌頭，却在泥坑裏寫了一本致俄羅斯人民書，懇求俄羅斯人民照真理來生活並且擁護真理，直到死亡為止……阿伐庫姆的創作我曾經讀過，——那時是一個真理，今天又是一個真理……但是真理還是真理……真理就是俄羅斯土地……」

「他倒說得很有道理，」伊凡·蘇達廖夫對總司令說。「再說下去，戈爾斯可夫，請簡短些言歸正傳。」

「我們不用着急，我們就要談到正文。德國人，一個軍官，昨天談到他的狗，說是聰明而有用的動物，他說，俄國人可不能這樣說，德國人發笑我們……啊？」彼得·飛利泊維奇突然散開了皺紋，用他那雙沒有光彩的，圓滾滾的，沉重的眼睛看了一眼愁的人。「他們發笑俄羅斯人民，說俄羅斯人是不洗臉，不梳頭的人……這該怎麼解釋呢？是異教徒來了嗎？俄羅斯土地完結了嗎？蘇維埃政權武裝了人民，率領他們去作戰，爲了不再讓可咒詛的德國人發笑我們……同志們，你們是做的大

事業，謝謝你們……蘇維埃政權是我們的，俄羅斯的，農夫的政權……我個人的賬早就勾消，並且忘記了……」

彼得·飛利浦維赤用肘子支持着，手掌遮着羊皮帽子帽檐下面的前額，說道：

「現在——你們決定也……領我到山林裏，把我槍斃也……我已經預備好，不過，實在說，有些點辱……或者——相信我，我建議：報告關於他們的所有消息，我什麼都會知道，我可以到他們軍隊的司令部去，——我的錢袋是足夠的。我將勇敢地工作。我並不怕死，也不怕拷打。」

伊凡·蘇達廬凡和總司令斐夫久當夫下降到土室裏去，在那裏爭論了一些時候。一方面難於相信這樣的人，另一方面——不用他的建議也很愚笨。他們從土室裏爬出來，於是斐夫久當夫嚴厲的對還是照樣坐在木方上的彼得·飛利浦維赤說道：

「決定相信你。你要是欺騙，——就在地裏我們也找得到……」

彼得·飛利浦維赤臉上透出光輝，他站起來，脫下帽子，鞠躬道：

「這是幸福。這對於我是極大的幸福。我將經過我的女兒送消息來——送到那，請你們指定……我的兒子像他母親，很弱，而女兒，安娜（Анна）呢，却像我，是很厲害，很會守祕密的孩子……」

給彼得·飛利浦維赤蒙上眼罩，仍舊由那兩個姑娘把他送走……

在處刑之後的幾天，總司令在約定的地方等候戈爾斯可夫的女兒，——在昏暗中，在山谷裏，在稠密的櫟樹林裏。來的是戈爾斯可夫本人。總司令全身發抖地注視着他。而他呢，却蹲下來，用低低的聲音開始詳細講述處刑的經過。

然後他又開始報告這樣重要的消息，對於這種消息，總司令簡直夢想都不能夢想。他長久的用瞪得很關大的眼睛注視着戈爾斯可夫：

「可是，假使你撒謊呢……」

彼得·飛利浦維赤沒有回答，只是用兩手撐開，笑了笑：從帽子裏拿出一張地圖，上面畫着十字的地方都是德國汽油和彈藥倉庫。

「可是，你以後不要再畫地圖，」斐夫久當夫把那張紙藏在口袋裏，「我最嚴厲的禁止你，應該什麼都記在心裏……不准有任何文件！以

後你自己不要到這裏來，派女兒來……」

戈爾斯可夫的消息是準確的。德國倉庫一個接着一個的飛到天空。陰鬱的，白面孔的小姑娘安娜幾乎每晚都偷到山谷裏來傳遞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消息。有一次，她和往常一樣的，用鼓鼓似的，一無抑論的平淡聲音說：

「爸爸叫我說：他們領到新的自動槍，倉庫的鑰匙現在在他的手裏，——他要把自動槍先發給你們，你們明天再裹去；不過說明：無論如何不要開槍打哨兵，一定要殺死他們……」

彼得·飛利浦維赤勇敢而大膽地工作着。他好似是取笑德國人，向他們證明，俄羅斯人真是考慮周密的人，德國平面的有限的腦經並不能夠和潛行的，有靈感的，時常甚至於不知道自己能力限度的，銳敏的俄羅斯人爭勝負。

兩個軍官相信，他們找到了一個像狗忠於主人似的忠於他們的有才幹的人。他們經常生活在恐怖之中：軍事倉庫就在他們的眼前閃爍着，列車被鐵覆着，並且正就是那些載運兵士或是特別重要貨物的列車；他們簡直想不明白，比方說，從華沙(Варшава)領來的槍械箱——自動槍和手槍正巧一半沒有了，從密德維陀夫卡倉庫裏運到前線去的竟是封閉得很好的裝着沙的箱子。箱子上繪有戰神花紋的軍官沒法猜出，有一次漆黑的夜裏向他住房的奇怪襲擊，目的是在於把他那個藏有地圖——地圖上有着非常重要的記號——的軍用皮包偷去幾小時。他自己只吃了一場虛驚，在午夜，當擊破的窗子發出響聲的時候，有什麼東西落到地板上，並且分裂開來，——他這時要是不躺在毯末上——那就發生不可救藥的事情了。他穿了一件襯衫跳到街上。全村響着嘩嘩之聲，——兵士們從村舍裏跑出來，呼叫着：「游擊隊！」並且向暗地裏開槍。他的台階旁邊躺着兩個殺死的哨兵。他在早晨才找到皮包，但一會就由彼得·飛利浦維赤連同皮箱和弄髒的軍裝拿得來，——他是在這裏，在菜園裏找到這些東西的，看來是游擊隊在逃生的時候，把它們扔下的。

彼得·飛利浦維赤當村長些德國人花了很大的代價。但是他終於因小事而被發覺了，準確些說，是由於他過分憎恨德國人。他偷了印和信箋紙，從倉庫裏拿了一隻打字機，到那駐有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柯

樹勃斯基游擊隊的「老故地」村去。這位校長給他寫了一張進城到軍級司令部去的德文通行證。但是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雖然深通德文，却在變格上犯了一個錯誤。這就害了戈爾斯可夫。他和偽造的通行證一同被扣留，送回密德維陀夫卡。兩個軍官，一個長個子和一個秀麗的，不肯相信這種不可思議的俄羅斯的狡猾，但是後來大發雷霆了，他們現在什麼都明白了……

這正巧是發生在那些日子，當紅軍在某個地段突破德軍防線並把德軍從村鎮裏打出的時候。密德維陀夫卡被佔領，游擊隊首先衝進去。在街上，安娜走近葉夫久霍夫跟前，——小姑娘的頭髮像剃髮病似的，塗滿了泥土，臉是拖長的，像老太婆似的，滿是塵灰，小衣服上膝頭已經破了。

「你是找爸爸嗎？」

「是的，是的，他怎麼說？」

「我們的房子被燒了，媽媽，哥哥被殺了。我的爸爸被拷打了四天，他現在還掛在那，我們去罷。」

像夢幻似的安娜走在葉夫久霍夫的前面，走往請戈爾斯可夫的鐵蓋房子那去。她轉過身來，艱難地張開牙齒：

「你別以為……我的爸爸什麼也沒有告訴他們……」

在牛棚的橫木下掛着戈爾斯可夫……

當葉夫久霍夫招呼伙伴們來也要解下來使他減輕痛苦的時候，彼得·飛利泊維赤，看來，已經糊塗了，說道：

「沒有關係……我們是俄羅斯人……」